



梁信 著

# 紅色娘子軍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72

F-522

蘇氏知  
德  
PDG

## 內 容 說 明

1930年，在战在海南島的中国工农紅軍琼崖独立師成立了一个娘子軍連。这个連队就描写这支拿起武器的穷家女儿的斗争故事。

剧本的主人公琼花是恶霸地主南霸天家中的丫头，备受南霸天的欺凌。她怀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参加了娘子軍以后，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。最后在紅軍反攻中，她亲手杀死了罪大恶极的南霸天。琼花这个人，勇敢、坚强，有着对党的一片赤胆忠心，有着一颗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心，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## 第一回

### 一 女奴

夜。

乌云乱翻，狂风怒吼，雷声隆隆。风摧残着椰林蕉丛，闪电照射着海南岛独特的山河景物。

五指山屹立着。

在高入云霄的五指峰上迭印——“1930年”。

暴雨落在荒凉的山路上。

枪声。

一个女人的头部，从一株旅人蕉后伸过来，面向镜头。她头发零乱，脸上有鞭痕，瘦瘦的面庞，浓眉，长目，深眼窝。这个十八岁的女奴，一双黑亮、火辣辣的大眼睛里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！她机警地四下张望。

远处传来枪声。

她急转身逃去。

雨雾中，现出她健壮的身影。她拼命地向前跑……

一群黑衣人迎镜头追来，其中一人鸣枪。前边的两个恶奴打着桐油大宫灯，灯上有两个醒目大黑字：“南府”。



山路上走出一位骑高头白馬的“华侨巨商”。旁边跟着挑担子的“男仆”。

骑在馬上的“主人”，二十七八岁，魁梧粗犷，穿一身对他不很相称的漂亮西装，戴凉帽，穿皮鞋。“男仆”，十七八岁，娃娃脸，却努力效法成年人的深思熟虑的姿态。

枪声。

“主人”立刻警觉地勒住馬，倾听。近处又响了一枪。“仆人”望着“主人”。后者用手式告诉前者：稳住！

二人警惕着，又向前进。

在一个叉路口，遇上了逃跑的女奴，迎面飞奔过来。

女奴对骑在馬上的“老爷”投了一个仇恨的目光。看看他們并没拦阻，她便从他們身边跑过，繼續向前逃命。

“仆人”同情地看着女奴跑远了，刚想說話，被“主人”制止住。

打着宫灯的恶奴們，急急追过去。

“主仆”仍然向前走着。

“仆人”撅着嘴叨咕：“……前边跑的象个丫头，后边追的一定是南霸天家的打手。……”

“主人”同情地听着，点着头。

“仆人”用十分恼怒的口气说：“这要是在战场上，我非把这些白狗子都……”

“别叨咕了，小鬼！”骑马的“主人”温和地制止。

“当心，前边就是椰林寨。闖过这一关，就回到苏区了。现在不能多管闲事。”他再压低声音友好地警告：“根据地等我们的钱用哪！”他的手，自然地伸过来抚摸着小鬼肩上的沉重的担子。

现在，他们离寨门已很近了。透过雨雾，可以看见椰林寨的北寨门。

北寨门前，站着两个军不军民不民打扮的团防局的团丁。但当他们走近门口时，立刻有六七个团丁，在一个满口金牙的人率领下，包围了他们。

“站住！”“大金牙”喊着，“哪来的？”

“广州。”挑担子的“仆人”放下担子答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是华侨，回乡祭祖。”“仆人”答。“主人”没理睬。

“大金牙”眼睛盯着行李：“华侨？妈的，共产党密探吧！检查！”

“乱叫什么？”“主人”现在真的一派老爷腔，坦然地，“叫他们检查好了！”

“仆人”去解担子。

团丁们并不注意人，却伸脖子看行李中有什么“漏”

这时，打宫灯的黑衣人，正押着五

寨中走去。

“主人”非常注意地看着他们走过。然后，又用仇恨、轻蔑的目光投向蹲在地下翻箱子的“大金牙”。“大金牙”翻出一些来往信件。拿出一封封印着：“洪兄松本金手亲拆”，下落四个大红字：“陈济棠械”的信。在正面看了看，又倒过来看。他不识字。把信放下又翻，发现一捆又一捆的大批银元，大喜。

“大金牙”龇牙笑了：“财神爷……带走！”

在本县土皇帝、民团总指挥、大地主南霸天私设的刑房和监狱里，一片痛苦的呻吟夹杂着镣铐的声响。

犯人——无辜的农民们，填满了牢房。他们骨瘦如柴，衣破裤烂，周身刑伤，奄奄一息。

在刑房里，有吊在棚上的，绑在墙上的，“坐”在老虎凳上的……

刚刚被抓回来的女奴——琼花，被吊在梁上，瞪着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，刚强地咬紧牙，忍受着瘦小的恶奴头目老四的鞭抽。

恶奴头目老四用公鸭般的嗓音问：“还跑吗？贱丫头！臭奴才！……我问你还想跑吗？奴才！”

“跑！……看不住就跑！……跑！”女奴琼花狠狠地說。

老四挥动皮鞭，鞭鞭见血，抽打着琼花。琼花不躲闪也不呻吟，怒视着他。这时刑房中央的厚木板门被推开

了。跟着踉踉跄跄进来两个人：骑白馬的“主人”与挑担子的“男仆”。“主人”姓洪，真名叫洪常青，那“仆人”叫小庞。

小庞紧跟着洪常青进来，后面跟着歪帽斜眼的“大金牙”。看門的“酒鬼”从門外再把門关好。“大金牙”把洪常青和小庞推到墙根处。

精疲力尽的老四，扔掉打开了花的鞭子走过来。他打量着两个“犯人”，用发抖的手点香烟。

“大金牙”請安：“四爷！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老四問。

“是华侨！”“大金牙”說，“有銀子！”他用食指和大指比銀元。

洪常青在这一瞬間，把环境观察了一番，目光中露出思索与迅速决定了对策的神情。他先发制人，声色俱厉地說道：“你們这些民团，簡直是土匪！”

老四惊疑地望着洪常青。

“大金牙”提枪想动武，被老四拦住了。

“叫你們的总指挥亲自来！”常青命令道。

洪常青和老四的两双眼睛对視。一忽儿，老四的目光中，渐渐現出疑問：这是个什么人物呢？

### 三 “貴人”

一件大信封，下角有“賑濟業絨”的醒目紅字。

“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貴人！”南霸天在画外說。

县民团总指挥南霸天的办公室内，南匪正检查洪常青的东西。老四已经伸脖子腰站在南匪身后。

南霸天身旁站着—个奇瘦、奇长、—脸灰死肉的大管家。

“看看这！”南匪对大管家说。他—手指着桌上的东西。

大管家翻看着：—长卷礼帖，—堆来往书信，礼帖和书信旁边，是—捆捆银元。

南匪的声音：“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，是回家建宗祠的。”

大管家忙着整理“华侨大户”的东西。把封面写着“重建南氏万代宗祠随喜礼帖”字样的大帖理好，和十几封信件摆在一块：“那么……请他来—下。”

南匪：“不。”转对大丫头：“更衣！”

南匪换了一件长袍，再穿马褂。丫头大襟战战兢兢地伺候着。南匪在忙乱中说：“这儿从省主席、保安司令到各厅长都上了名，更不要说海南岛的豪门！”

大丫头给他戴上镶着顶玉的帽头。

南匪推开大襟逆过来的手杖，急忙走出户外。

### 三 第一回合

刑房内。

仍然在原来的地方，站着洪常青。他在严肃地考虑着，

几步远的地方，被吊着的琼花，昏迷不醒，梦魇般咬牙切齿说着听不清的话。

好心的小鹿，站在琼花身旁，咧着嘴用最大努力分辨琼花的话。好一会才听清几个字。那是：

“……跑！看不住就……报仇……报……跑……女兵……”

洪常青抬起头，显然已决定了什么。这时小鹿走到他身边说：

“听不太清，她总是说：报仇，跑，当女兵报大仇。”

“那么说，”常青深思着，“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，已经刮到这儿了。”

“这姊妹可真刚强，咱们应该……”

外面远远有人喊：“总爷到！……总爷到！”

门帘打开。老四匆匆走进，随手把挡在路上的一个凳子扔到暗处，两步奔到琼花面前，用飞快的手法，解下吊绳，连推带拖，把她扔进离受刑地点不远的水牢里。

南匪跨进刑房门，面对洪常青，高高举拳过顶：“下人无知，多有得罪……请！”

洪常青摆出贵人架子，有身分又有分寸地称了声：

“南总指挥！”

“不敢不敢。”

洪常青不软不硬再敬一句：“想不到我们在这……幸会！”

#### 四 蛇宴

非常考究而舒适的南府客房内。

小庞一面假装给洪常青刷西装，一面紧张地与常青耳语。

老四和小管家，亲自提着“洪先生”的行李、银元箱子笑嘻嘻走进来。

小管家：“爷的东西都在这儿，请爷查点。”

“嗯……”常青用鼻子哼一声，看看箱子，“不用了，去吧！”

“是。”

二人恭恭敬敬退出。

小庞低声地说：“我们把捐款带上，连夜就回家吧！”

常青对着大穿衣镜假意整理领结，从镜中用眼睛监视门口：“不，那样会引起敌人疑心。稳住点。他要是跟我们纠缠，就趁机会摸摸老土匪的底细，准备将来好揍他！”

比客房更豪华的、南总指挥的臥室内，同样有两个人在密谈：

南匪：“不，他跑不出我的眼睛！”他对满脸疑虑的大管家进行指点和说服，“好好地款待他，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！利用他的关系，替我们在广州、南洋办军火。看这小子的架子，要他出五百条枪，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！”

夜静更深。南府深宅大院响起破碎的梆子声。

南府正房。

大客厅摆好圆桌，几个丫头轻来轻去向上摆东西。

南匪与洪常青，在烟榻上交談着。

此时，站在大客厅門外的小管家唱了一声：

“黃爷到！”

一个又矮又壮、脸上有一道大伤疤、穿着对襟短衣的人大步走了进来。他满腰围着子弹，还插着两杆匪枪。

大管家用几乎是对贵宾的口吻喊着：“請这边……”

来人对南匪抱拳：“总爷！”

南匪向洪常青介紹：“这位是林林寨寨的總管。……这是洪先生。”

黃匪：“黃鐵山。兄弟緣份。”

南匪指大管家：“这是我的总管。”

大管家微微躬身。

大丫头走近南匪：“菜齐了，請爷吩咐。”

南匪：“請請！給仁兄压惊。”他轉对大丫头：“开宴！”

四人入席。大厅中出现一陣奇特的忙乱：几个丫头，几个婆子，走向摆宴的圓桌，那桌上摆着几个“大件”菜，都盖着馬口鉄做的封盖。丫头們的手按在封盖的把上，准备好。

两个老仆已經在房子里适当的位置上，摆好两大盆酒，他們手中举着燃着的紙糊。

几个男仆在烛台前站好。

大丫头怪声地唱：“灭灯！”



于是，烛台前的男仆鼓起腮帮将所有蜡烛吹熄。  
纸棚投入酒盆里。

整个大厅被突然升起的惨绿色的酒火笼罩了。

南匪亲热地对洪常青：“这是手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。”

南匪一挥手：

一个丫头象变戏法似地揭开中间一个大盘的封盖。

特大的、椭圆形的盘子里，摆开两条刺成段又安在一起的无头黑蛇，在两个蛇“头”的中间，摆着一颗生蛋黄。

“二龙戏珠！”南匪说。

丫头又打开另一大件菜。

南匪尖异地抓一小把菊花，撒到盘子里说：“五蛇羹。”并用眼光指挥丫头们，

丫头们把封盖全打开了。

“小菜小菜。”南匪说：“还是请仁兄先干这杯蛇胆酒。”他推给洪常青一个大玉杯说：“贵客双胆。”

洪常青：“多谢。”

“为了富贵荣华，”南匪高声说，“请！”

洪常青：“请！”

四人饮酒。

大丫头眼睛盯着洪常青，开始唱琼戏：“……黄巾贼，四方掠抢，众诸侯，分疆土，各霸一方……”

## 五 再逃跑

琼戏声、笑声传进刑房。

老四手里拿根绳子走进来。

看门的“酒鬼”开门：“吊那母，半夜三更又卖

”

“酒鬼！卖了，你好到窑子去逛她，带四块钱，命

“酒鬼”放梯子。

“酒鬼”向水牢里放了一个小梯子。

“上来！”老四对水牢中喊。

琼花在水牢中闭目不理。

老四下来拉人。老四往上拉，琼花往水里坐。老四急

了，用扶梯子的手去打，一下子失去平衡，一只脚踩在水

里。

琼花非常注意这个动作。

老四忍着，推着，把琼花推上梯子。

琼花在前，老四在后，爬上水牢口。老四爬出水牢，

举手就打，琼花趁势向下一蹲，抱住老四的腿，把老四掀

进水牢。

琼花逃出刑房。

在院子里，她迎面遇上了丫头大櫻。大櫻惊喜地给她

让路。她跑向后院，跑向一个后角门。

一个挑水的丫头，帮她打开后角门。

琼花跑出。

犬吠，身后远处老四的公鸭嗓子在叫：“抓住她……”

## 六 抢救

夜宴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

南匪：“目前嘛，岛上只有少数中央部队。——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的共产党，这几大都是各县的民团武装。”

常青：“就象戏里唱的那样：‘众诸侯，分疆土，各霸一方’，这是不幸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南匪同意，“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，那就是琼崖共产党，他们的所谓的红军，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。”

黄镇山一直在大吃大喝，似乎对一切人都不放在眼里。这时却插了一句：“什么红军，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钢枪，其余的都是孀的冷家伙！”他话外有音地说：“总爷，有我黄镇山保你的江山，用不着再捧张三李四！”他目示洪常青。

南匪：“啊，这个……请菜。”

空气顿时显得有点紧张。

阴郁的太管家，象是为了缓和空气，但也话外有音地问：“洪先生，这次回乡，怎么没带宝眷随行啊？”

洪常青笑了笑：“路上不大方便吧，刚才总管不是亲眼见到，演了一出戏。”他有意打一个捧一个地说：“要

不是好客的南总指挥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坐在哪里呢！”

南匪忙接过话头：“哪里哪里……不，我是说，我们今天，应该同心协力，同心协力。趁共产党翅膀还没长硬……”他狠毒地做个手势：“就掐死他！……”

窗外，雨后晴空如洗，洁净的天空上，衬出近在咫尺的峻岭奇峰。

室内，洪常青与南匪并肩站在窗前，用毛巾“揩手”。显然夜宴已经散了。

“多蒙仁兄错爱，为这大好河山，我们应该奋斗！”洪常青偏头对南匪，“但是得等小弟修好宗祠，略尽子孙的一点孝心。”

“孝为本嘛！人伦之常！”南匪说。

大门开处，两个大宫灯先进，后边是老四和恶奴押着又被抓回的琼花。

大管家向南匪耳语：“琼花又跑了两回……”

恶奴押着琼花向后院走去。

南匪不耐烦地：“赶快卖掉！”

在窗前，洪常青把一切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。

“兄弟有一事相烦。”洪常青一反刚才的冷淡，用亲近的语调说。

“请讲！”

“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……”

“呸！”

“现在家母客居广州，想买一名能讲家乡话的丫头，

能否代勞？”

大丫頭來敬茶。

黃匪動手動腳，摸了一下大丫頭的脸蛋兒，趁機說：“我看總爺就割愛了吧！”

洪常青：“不不，那可不敢。……剛才押進去的那個丫頭是……”

大管家忙上前解釋：“沒什麼，觸犯了一點家規。”

南匪順水推舟：“哦！那個丫頭小模樣兒也倒……也倒有幾分靈氣，是本地人，就是太烈了。”

洪常青：“丫頭嘛！”他察看南匪的態度，“如果南總指揮肯割愛，身價我可以……”

南匪色迷迷地笑道：“洪仁兄哪里話！既然仁兄不嫌棄，那就是她的造化。”他令大丫頭：“給她收拾一下，明早叫她隨行伺候。”

## 七 脫險

翌晨，鷄鳴。

南府的古式大門前。

洪常青與南霸天告別。旁邊站着大管家。台階下邊小廝押着瑛花。她已換了一身深色花布衣，但仍倒捆雙手。

南匪：“要不是交通隔絕，共產黨為患，本應當過府拜訪。”

常青：“不敢。”

南匪殷勤相送：“我敬候仁兄盡孝回來，我們再詳

談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洪常青抱拳。

下人带过白馬，小庞挑起担子。

洪常青跨上白馬，再抱拳：“后会有期！”  
走出镜头。

## 第二章

### 八 紅水河

常青骑着白馬，后面跟着小庞和捆着双手的琼花。他们走过椰林寨大街，走过南門碉堡。

在晚霞照耀下的山路上。

前边，洪常青騎馬放慢步。白馬后跟着仍捆着双手的琼花，再后是小庞。

常青喜形于色观察着周围：山巒，梯田，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，晚霞又把这一切涂上了一层油紅。

眼前出现一条急湍的河流。

“紅水河！”常青从心底处长嘘一口气。

小庞赶上來。

“到了紅水河了。”小庞用树枝指点。

琼花用敌意、怀疑的目光，盯着他二人，不能理解这“主仆”亲密的关系。

他們乘上一艘比較大而破旧的船。擺船的是大爹和阿菊。爷儿俩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們。

小庞笑嘻嘻看着前面，几次想說話，被常青制止。

夕阳西下，河流閃着金波。

他們已登上对岸渡口。

小庞：“我們走出白区了！”

洪常青看看琼花。小声对小庞：“还要小心，这是游击地区。”

小庞凑近低声問：“領她回师部嗎？”

“不”。常青說，“师部驻地不能暴露。她不是想当兵报仇嗎？叫她到紅石乡去吧，正好在前面——分界岭分路。”

## 九 分界岭分路

山上，石碑上刻着“分界岭”。

小庞把馬拴到石碑旁边的树上。

常青走近琼花。

“这位姊妹，轉过身来吧。”

“你要……干什么？”琼花怀疑地并带着敌意地問，

“你以为是你救了我？！恩人！”

常青看琼花不动，就自己轉到她身后，把她的綁繩解开了。

琼花猛轉身，从头到脚打量常青，問：“你們，要怎么办？老爷！”

“他是哪国的老爷呀！”小庞张着大嘴笑得喘不过气来。常青诚恳地答道：“你自由了。”大约怕对方听不懂，解释地：“就是说：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

琼花看着他：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！

常青洞察其意：“真的，真的！”

小庞：“完全是真的！”

琼花一面退，一面看着他们。然后回头就跑。

她这一跑常青有点清醒了：“喂，你等等！”

琼花站住，又怀疑地回头问：“还怎么？”

“我想问问，”常青试探地提出，“你到哪去？”

“那……你别管。”

“我不是管，我是说，你有家没有？有处投奔没有？我是怕你一个女儿家，唔，你家在哪？……”

琼花随着常青的每一句话，明显地改变着她的情感，敌视、怀疑，渐渐消除了。一旦解除了对身外危险的警惕，她立刻陷入忧虑的沉思。“没有，我没有家，……三年前，我爹叫南霸天——就是那南总指挥害死了；我媽被打成残废赶出去了，一定是饿死了！”她扭过脸去，“唉！跟你们说这个干什么！”

“你不是想当女兵吗？”

琼花先是一愣，见常青并无恶意，便点点头说：“想去……听穷人们传说：要穷家女儿编成娘子军，跟男红军一样，打地主老爷。”她的语气平和了，“不知真假……”



“好吧，这样：你現在就順这条道，往左。”常青指给她：“那里是紅石乡。要是編娘子軍一定是在那里。認識路嗎？”

“能找到……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吳琼花。”

“琼花？”

“嗯！……”

“咱們海南叫琼花的姑娘真多。好吧，吳琼花！”常青搜遍口袋拿出四个銀毫子，“这个，在路上你买点吃的。”

琼花怀着由衷的感激，把真誠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常青的脸上。她的眼中，不知不觉浮上一层淡淡的泪水。她珍重地在胸前擦擦手，小心接过那四个銀毫子。看样子想说点什么，但又找不出适当的話，就慢慢轉过身去。又想了一下，再轉过身来，对常青深深一鞠躬，然后轉身跑去。

常青看着她。不久，她的身影就消逝在丛林里。

“快走吧！”小庞高兴地催促着，“嘿呀！这回可回家了。”

## 一〇 师部

山麓林中空地。天色暗下来了。

常青、小庞在一排草房前下了马。常青急切地走向正中一間房子。

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简单。小桌前汪师长正在吃饭。他边吃饭边看着桌上的文件，并在个别文件上批字。他接过警卫员递过的帽子和手枪，又指点警卫员把批过的文件装进图囊。

“到家了！”门被推开，常青象孩子似地大叫：“师长！”他奔向汪师长，差点被什么东西绊倒，但他不管，直奔桌前，又差点把小桌撞翻。

汪师长异常高兴地迎上去，和他热烈握手：“回来了！”打量他的西装革履：“看你这样子！”

常青：“款子全带来了。”

警卫员帮小庞把马搭子和带来的东西拿来。汪师长赶上去和小庞握手。警卫员拉小庞急走出。此时常青打开马搭子。

汪师长查看银元：“这样快！”

常青把信件与礼帖推给师长：“靠这些护身符，地下党出的点子。我们就化了装直穿白区！”

这时警卫员从外面端饭进来，常青接过饭，立刻大吃起来，但仍兴奋地说：“海口、广州、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热情！他们说捐款有限，可也算是工人阶级支援红军的一点心意！听说迎接革命高潮，工人弟兄那劲头……”他做了个无法形容的手势。

屋外边，月光下，警卫员同小庞各牵一匹马站在树下。

小庞：“常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，端得住碗。整个青

霸天老家伙又敬烟又请酒……”

汪师长与换上红军军装的常青走出户外。

汪师长：“南霸天为人非常果断，又自作聪明，并不可怕。但是他占的地形好。”他遥指北方，“堵死了我们向北方平原发展的道路，要快点除掉他！”

他们上马。

汪师长：“然后全面发动群众，包括妇女——人类的一半啊！”

常青：“所以首长这样关心娘子军的事。”

汪师长：“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呀！”

他们拔马走出驻地，走上山路。

常青：“娘子军的成立典礼几点钟举行？”

汪师长：“明天一早。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赶不上这次大典了哩！”

常青：“明天一早？……那个琼花怕赶不上了。”挥鞭。

### —— 琼、莲会

夜，下弦月隐去，毛毛雨下个不停。

寂寞的群山，蒙上一层雨雾；松涛低鸣。远处有狼嚎声。

孤零零的、饥饿而疲惫的琼花，蹒跚地在山路上走着。

什么地方传来忧郁的山歌，时断时续，如泣如诉。但

是琼花一个字也听不清。她眼前的景物已开始模糊，脚下的地也象在往下陷，山壁在摇晃，金屋乱窜。

山腰上，有两三户人家，互相间距离很远。第一座房子是连脊三间茅屋。

茅屋的门慢慢开了。黑暗中，一个用腰带布包头的男人上身从拉开的门缝中探出来。这人非常谨慎地向山路两侧察看，发现了向这面走来的琼花。他一皱眉，显出疑惧神色，急忙掩上門，留一道缝往外看。

琼花走近了，发现这屋子，就一直奔来，她用饥饿的眼光看看門，不敢叫。突然发现房檐下挂着一串什么东西，她去摸，是一长串苜蓿。她喘着，扯下了一根，啃起来。

琼花先还是小心啃两口，但食物把饥饿的要求更刺激起来了，她就不顾一切地大口啃嚼。

这情形都被門后的人看在眼里。那人先是惊疑，后来，他象看到别人吃苦药似的，苦脸，咧嘴，跟着咽口水。他把門拉开一点，迈出一歩，想拦住琼花，但突然又停下来，向琼花看去。

琼花啃完了两根，又抓起另一根。因为吃得太快，噎得难过，便蹲下去捧房檐下的脏雨水。她从泥坑里捧出半捧泥湯，刚放到嘴边，突然听见有人小声制止：

“喂，别喝那！”

琼花先是一惊，放下水，接着摸摸苜蓿，很不好意思。她一迟疑，那人已拿出一葫蘆瓢水。他兜着瓢，

泥，忙小声說：“快洗一把。”

琼花草草洗了两把，沒等抬眼睛仔細看看那人，又听那人講：“到屋里来吧！”

琼花被友好的待遇打动了，不知不覺隨那人跨進門。

那人伸手去插門門。

“別插門！”琼花压低声音說。她用怀疑的目光，盯着黑暗中的青年男人的身影，見那人穿帶整齊，身背小包。

“怎么？要是来人……”那人說。

“要是来人？怎么……”琼花反問。

那人沉默一下：“你別怕……”

“給你錢，我有四个銀毫子。”琼花慌亂地說。

“我是說，我也是妇女。”

那人走进內室，小心地点燃了为了怕露光而放在地下的油灯，然后，拿下包头布，露出一头长发。

琼花走进內室用惊喜、感激的眼光看着她，輕声地說：“謝謝啦，大姐！”

大姐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飯团子：“沒吃飽吧？給。”

琼花接过大口地吃起來。

“你怎么餓成这样？”

“我刚从牢里出來。”她吃着說，“三四天沒吃东西了……”

“你是逃出來的？”

“一个恩人把我……救出来的。今天净遇到好人！”

“这年头好人不多。你孤身女人可要小心。”大姐深表同情，又包上头布。

“我就到了，过山就是赶着车吧？”

“你也到苏区去？”

“没别的活路了！”琼花叹气说，“可是你大姐，装男扮女的干什么？”

“我也去苏区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咱们同路。”琼花吃完了，“你家怎么没人？”

“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。”

“公公婆婆？有公婆就有男人哪？”琼花接过一件东西擦手，站起身准备走。

“也算有吧。”

“那，人呢？”

“在你身后。”

“你别吓唬我！”琼花举拳头，“你知道，我吃饱了什么都不怕。”

“真的，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！”

琼花猛转身，这时才注意到：

一张大床，被、枕、蚊帐都很整齐。拉开帐子见床的最里边靠墙处，有一个人正蒙头大睡，但看来那象个孩子。她回头看看那大姐。大姐满腹辛酸的样子点着头，示意她去推推。琼花伸手去推那床里的人。那“人”正

齐动。

“死了？”琼花哑声问。

大姐摇头：“它根本就没有活过。”

琼花糊涂了，大着胆子，揭开被。

床上：一个木头刻的成年人象，有三四岁小孩那么太，仰身躺着。

“胸口还有字呢！”大姐压抑地说。

琼花走近仔细一看，只见木偶胸前刻写着：“莫门符氏红莲之夫”八个字，但在灯光下前四字不清楚。

“这就是我的男人！我十岁过门，陪木头尸首过了十年了，我还算个活人吗？！”

琼花第一次認真打量一下红莲，那是一个宽肩细腰、高大强壮的大姐。她怀着同情，挨近红莲。

“真逼得人没活路了！”琼花对红莲，也对自己说。

“没活路了！”红莲对琼花，也对自己说。

两个“没活路了”的女孩儿，拉起手，坚决地说“走吧！”

## 一二 娘子军的诞生

一轮特大的红日，从群山背后升起。

好象欢迎这初升的太阳，远远的锣鼓声起，鞭炮声起，欢呼声起。

琼花、红莲迎着阳光，流着汗，你拉我一把，我拉你一把，来到山顶。俯视。

山下是一片山谷盆地。盆地中一个大村庄，村庄里的小广场上一片红旗。万众欢腾之声；就从红旗处传来，那声音，使得山鸣谷应，直上九霄。

今天在这小小“红场”上，有上千的人欢欣鼓舞前来集会。

参加大会的有：少数男红军，政府干部，很多赤卫队员，农协会员，少先队员，劳动儿童团员，妇女，老人和还不会走路的孩子。有一位盲人，也被家人照顾着前来参加大会。

人们向小广场上的一座牌楼拥去。同时一排火枪轟响。

“来晚了！”山头上的琼花对红莲着急地说，“快跑！”

她们拉着手向山下跑。

一座屏风似的招贴画，挡住去路。招贴画上，用粗重的笔锋，画一位农村女孩，已脱下便衣，正换军装，头上已戴上“五大洲”式红军帽。旁边两行字：

勤劳的琼岛妇女们！拿起枪来！

为苏维埃政权，当娘子军去！

东万县委制

1930年

赤卫队员馮阿贵，持火枪站在招贴画旁。看见红莲，欣喜地急急迎上去。

红莲：“阿贵哥！”

阿贵憨厚地笑着：“你到底出来了！”



紅蓮：“出来了。”

琼花：“你們認識？”

紅蓮：“他是我的老邻居，前年跑出来的。”

火枪轟鳴。琼花急捂耳朵，向場門口张望。

阿貴叫过紅蓮，指琼花悄悄問：“她是个有产階級吧？”

又一排火枪轟鳴。紅蓮、琼花又捂上耳朵。在場所有的人，都举目望去。

层层人群雀跃，处处紅旗飞舞，高举着的梭标和中国大刀，迎朝阳放射着光芒。欢騰的人群前方，有一座松枝牌坊。下面，有一小土台，这就是主席台了。牌坊两旁，在油綠綠的松柏枝中，用黄色野花拼成的对联：“实行土地革命”、“扩大工农紅軍”，橫額是紅布白字貼成的：“授旗誓师大会”。

琼花捂着耳朵摇头叫紅蓮：“走！”

阿貴橫枪：“这会儿可不行……”

琼花：“你們不是老乡嗎？講个人情……”

主席台上汪师长正在講話：“……现在，蒋介石反动派調动了十万白匪軍，在大陸上疯狂地进攻我們中央苏区，全国的工农大众，每天、每小时、每秒鐘都在流血斗争着。因此，党号召你們——苦难深重的妇女們，拿起枪来，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。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別委员会，和中国工农紅軍琼崖独立师，向你們，授予軍旗！”

主席台前，排列着一百二十名英雄婦女組成的連隊。她們已換上嶄新的毛藍軍裝。全連大約有十幾條老舊步槍，其餘都是火槍。

一位挎短槍的女幹部，跑步至台前。

主席台上，師長把軍旗豎起。於是，中央鑲着金色鐮刀斧頭、左邊金字楷書：“中國工农紅軍琼崖獨立師娘子軍連”的紅旗，迎風展起。女幹部從師長手中接過軍旗，回到隊伍前把軍旗交給旗手。

琼花靈機一動：“接旗的是個女軍官嗎？”

阿貴：“我們這沒什麼官，是連長。”

琼花：“連長，有多大？”

阿貴：“這連長呵！女兵她都管。”

琼花：“我去找她！”說着她向場內跑去。

阿貴：“那怎麼行！”

琼花回頭：“行。”急急走去。

人們一下子擁過來，把阿貴、紅蓮擠開。紅蓮急向琼花追去。

台上常青已看到琼花。

此時，軍旗在前，娘子軍連迈着不很整齊但很有勁的步子通過主席台前。她們唱着娘子軍連連歌：

向前進，向前進，

戰士的責任重，

婦女的冤仇深！

台上，汪师长向娘子军招手，需青站在台的一角向下张望。

歌声继续：

古有花木兰，  
替父去从军。  
今有娘子军，  
扛枪为人民！

“唱的好呵——好哇！”群众象欣赏节目表演似的，  
•大声叫好。

共产是主义，  
党是领路人。  
妇女得翻身，  
妇女得翻身！

眼看娘子军队伍从面前走过去了，琼花挤过去，拉一把  
红莲，加入正走过去的队尾。

娘子军速走出广场。

### 一三 参军

队伍走进连队驻地。

队尾的大姐，对于穿便衣的琼花、红莲加入看来很不满意，她悄悄离开队伍，好心地悄悄对琼花说：“喂，老百姓别跟着，我们这是队伍呵！”

“立——定！”连长发口令，“向左——转！”

队伍对口令不很敏感，先后站下了，先后转过身。

大姐嚷着走出队伍，走到连长身旁，对连长说：“连长呵！也不知是从哪来的两个……”

“立正报告！”连长用命令的语调说。

大姐不甚明确，看看大家：“怎么‘报’呢？”

“……立正报告……怎么又忘了……当兵的规矩……立好枪；翘脚跟。”娘子军们不整齐地、热心地配。

“报告，来了两个老百姓！”大姐不很正确地立正，报告。

人们把目光集中在琼花、红莲身上。

连长大步走来，向琼花、红莲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来当娘子兵的！”琼花热情地回答。

“这可干脆。”大姐不以为然的样子。

连长对琼花：“队伍在检阅，你就进来了！可挺勇敢哪！”

琼花前进半步：“敢哪！我什么都敢！”

“无产阶级吗？”

琼花无论如何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睁大眼：“什么？”

“有地没有？”连长紧问。

“我是给人家当了头的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好，你行了！”连长很干脆，又问红莲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有地没有，我十岁就卖给别人了。”

“那当然是无产者。行了！”

大姐：“这个更干脆！”

娘子軍們紛紛議論：

女紅軍甲：“这可真容易呵！”

女紅軍乙：“先来的倒要檢查，考呀，問哪！”

大姐：“問的可細了！還問你對了沒有？”

“可也是。”連長自語，“總得辦一下手續！”

琼花插入：“你不是連長嗎？”

連長微微點頭。

“呵！”琼花肯定地，“那你說了算嘛！”

戰士們嘿嘿笑開了。

紅蓮把琼花拉退半步。

連長制止大家：“安靜點。”轉對琼花：“你們去申請一下，說明白為什麼要來……”

琼花惱怒了：“還問為什麼？！”她看看四周，見這兒只有女戰士們，她用打抖的手“哇——”的一聲，扯開衣領，露出一排排血肉模糊的鞭傷，“就為了這個，造反報仇！殺那些當官的，吃人的大肚子！剝他們的狗皮！我我我……”她看到走來幾個男紅軍，掩上衣服不喊了。

汪師長、洪常青走來。連長上前敬禮。

汪師長對連長：“你們連剛成立，師部決定派直屬隊黨總支書記常青同志，暫時兼任娘子軍連的黨代表。”

連長與常青握手。

常青：“首長。我跟你提的就是那個女同志。”他指

琼花。

—— 等待战士

师长点着头说：“好，留下吧。”琼花睁大眼睛，看着换了军装的常青：“怎么是你？穿着白军的……是他……”

常青走向琼花：“跟我走吧。”

琼花楞楞地望着常青：“到哪儿去？”

“好，站到队伍里吧！”常青催促她走到队伍前：“同志们！你们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。过去你们都是身受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，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，没有人看得起你们……可是从今天起，你们一百二十个人……不，是一百二十二个人，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了！”

### 第三章

#### 一四 成长

黎明。椰林。

号兵吹起了起床号。

娘子军们起床整装，提起刀枪奔出营房。

娘子军军旗飘扬。队伍在广场操练。

冲锋号声响彻山谷。娘子军从山坡上向山下冲锋，用砍刀砍杀那些假设的敌人象靶——芭蕉叶剪成的白匪军象。

中午。一棵大树上挂着木牌，上写：“共产主义”

“无产阶级”。常青在给娘子军上政治课。

33

琼花吃力地看着，理解着。

山间。夜晚。娘子军一天操练完毕，收拾枪、靶、缝补衣物，做露营准备。

琼花一边铺芭蕉叶，一边哼着歌。

我们是勤劳的妇女，

我们是革命的武装。

红军是大家庭，

连队是大学堂。

同志是亲姊妹，

党就是亲爹娘。

我们是……

### 一五 偵察

早晨。明丽的晨光中连长送琼花、红莲出发。她们化装成上坟烧纸的小夫妻。

她们走上驻地旁的山坡。

连长还在叮嘱：“……最要紧的是南天门在南门新修的火力点，要记清楚。”她指琼花手中的神纸。“好，走吧。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！”

中午。南国的春天，山坡上群芳吐艳，万物向荣。她们向山下走。

琼花不时采野花，插向鬓边。

琼花唱：

五指山，五指山，

五峰相連五指般。

五指好象女儿手，

手巧指尖綉蓝天！

綉得云儿团团，

綉得星儿闪闪，

綉得太阳暖又暖，

綉得月亮圆又圆。

五指山，五指山，

五峰相連五指般。

五指好象女儿手，

手巧指尖綉蓝天！

紅蓮：“你真高兴！”

琼花：“我要报大仇！”她向前看：“紅水河！”

她們来到南岸渡口，登上大爹的船。阿菊惊疑地打量着琼花。

### 一六 狭路相逢

琼花、紅蓮，在蔗田里隐蔽。她們仔細观察，这里可直視椰林寨南門，那里新增了许多碉堡、交通壕，已近完工，还有少数民工在整修。

两人一面观察、指点、交換意見，一面向神紙上画图。



圍着村庄、工事、标着敌人数字的神紙，一张张增加。

这些神紙一张张被卷起，卷得很小很細，藏在蜡烛屁股里。

这是一片荒蕪的果园。琼花、紅蓮欣喜地抬起头。这一段紧张工作結束了。

“往回走吧。”紅蓮說。

琼花会心地笑着，点头。

她們在盘山路的果园中行走。

突然，在她們的視線內，出現一大队人。

“这是大戶上坟的。”琼花說。

“隐蔽一下！”紅蓮說，两人藏在荔枝树下。

上坟的队伍走近了，由老四領着十几名恶奴和“大金牙”一个班的团丁。中間，两个粗使婆子，用藤椅抬着南霸天。还有一把藤椅跟着，抬的是南太太。后边有大了头領着十几名婆子丫头捧着神紙、祭物。

上坟的队伍走近了。

隐蔽在树后的琼花扶着树枝的手直抖。

琼花慢慢地抽出匣枪。她刚想射击，紅蓮拉住她的手：“干什么？！”

“南——霸——天！”

紅蓮又抓住她的手：“不行！你要犯偵察紀律！”

“犯紀律。”她小声自語，“我我我我要杀他！杀他！”琼花疯了一样說：“放开！”

琼花跑前两步，瞄准，红莲刚赶去——枪响了！

南匪左肩中弹，惊叫：“快放下！”丫头婆子怪叫乱跑。团丁原地队倒。家奴忙去保护藤椅。

琼花对着南霸天放了一排枪。

南匪：“抓游击队！”

山坡上，琼花压低声音，紧张而痛快地对下面：“老爷……尝尝奴才的子弹吧！”

红莲又气又怕：“你暴露了！”她急急将“蜡烛”装进怀里。

“撤！”红莲对琼花厉声地说，拉着琼花进入树丛中。

### 一七 紀律

那五六支红烛放在竹条桌上。一双手，迅速抓起蜡烛旁的匣枪，拉开，空的。砰！匣枪被生气的人摔在桌上。

——这是连长。

连部内，连长站在桌后。琼花、红莲站在桌前。

连长在怒斥琼花：“你就知道报仇呵！噍噍噍噍，多痛快！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？”她对红莲：“你为什么阻拦？”

红莲：“没拦住……”

“没拦住——等于没拦！”连长说。

“我后悔……”琼花说。

“什么！？”连长问。

“我的枪法还不准，子弹不多，不然我把他们全都给毙光！”琼花抓着胸口，仍然被仇恨折磨着。

“这是勇敢吗？”连长问：“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！你是战士！你以为我——连长，爱像这猛劲的……出去自己闯吧！”她双手撑在桌子上，好像还有点跟自己商量的意思。

“不要我了？”

“有这个意思！”连长一挥手，表示决心。

琼花转身，难过地低头，慢慢迈开第一步，马上加快脚步，走出房门。

连长故意不去看，飞快地打开桌下的木箱子，把“蜡烛”装进去。

红莲：“我比她大两岁，都怨我。可是敌人并没发现我们。”

“这我相信。”连长指指装进去的材料，“任务完成的也很好。”摆手，“先去吧！”

红莲很快走出去。

连长想了一下，跟红莲走开。

琼花在前，红莲居中，连长在后，三人一窝式追赶。她们穿过操场。

正在操场教娘子军操练的常青，看看三人，觉得有事，急忙随连长之后追来。

琼花越跑，脚步越慢，终于停下。深情地倾听着从背后传来的连歌。

紅蓮追來，走到琼花身邊。她將手搭在琼花的肩上，

拉緊琼花的手：“你怎麼這樣？！”

琼花：“我……”低頭。

常青與連長走來。

常青對連長：“你怎麼啦？……”

連長：“我是恨鐵不成鋼。”

常青：“這方式方法可不太好。”

他們向琼花、紅蓮處走去。

琼花、紅蓮向連長、常青走來。

琼花向常青：“紀律是我犯的。可是，我不走！我不能離開娘子軍！”

常青嚴厲地問：“你為什麼打槍？”

“我父女兩代的冤仇……”

“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有冤有仇？”常青非常激動，“哪一個無產者不是眼淚泡著心！都單打獨鬥嗎？！你是個革命戰士！”

“我都懂了！”琼花說，“再偵察的時候我不打槍了……”

“不是再偵察的時候不打槍，是一輩子不犯紀律。”

常青說，“到禁閉室裡好好反省反省。”

“她犯了偵察紀律，但是我的處理方法也不對，我向琼花同志檢討！”連長勇敢承認。

琼花感動地注視連長，立正：“我去反省。”

“真蹲禁閉呀？！”紅蓮表示驚訝，“那……”

份，我去陪她睡！”

“这可是新鲜事！”常青想了一下，“好吧，你去帮助帮助她，我们有急事！”

红莲：“是！”

## 一八 姐妹

临时禁闭室内，点着一串海棠仁。这是连部装器材的房子。角落里铺着很厚的草，放着琼花简单的行李。

琼花坐在草铺上想心事，仰身躺下，再坐起来。外面响起就寝号音。

门开了，红莲背刀持枪，挟着一件阿贵的衣服走进来。

琼花很惭愧、很殷切地说：“莲姐，你怎么……”

“我刚下了哨。”

琼花让开地方，红莲坐下。

红莲看了琼花一眼：“通了？”

“其实，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！”琼花半自语半对红莲，“心直口快。可是赶我走？……哼！练兵，打仗，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？！”

红莲：“犯纪律也跑在前面。”

琼花：“我入伍才三个月……”

红莲：“要用年头算吗？常青书记才入伍两年。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？”

琼花：“怎么能那样说？！……”

红莲缝衣服，琼花躺在她身旁，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子

敬着。

琼花睁着眼想，想着想着出了声：“你说常青书记这个人，他可真是！……”她伸手在头上做了几个不明不白的手势。“他连我训你，处分你！可是常青书记他处分了你，还叫你心服口服！”

红莲：“人家常青同志是在革命路上跑，进步真快啊！琼花，我们总得跟这样的人学，往进步上赶哪！”

琼花：“对！莲姐，我的老病根就是总也咽不下当奴才的那口怨气……”

海棠仁串灯熄灭了。

外边，是皎洁的夜空。

琼花与红莲紧挨着躺着。

琼花辗转不能入睡：“莲姐，睡了？”

红莲：“没……你怎么没睡！”

琼花：“你说，常青同志和连长，跟我们的岁数也差不多呀！”

红莲：“他们是共产党员哪！革命进步，不在岁数！”

琼花深思着：“对……对，莲姐。要是过个两三年，我们也成了老战士，也应该……”

红莲：“是啊，当然应该……”

琼花：“莲姐，我们一块儿参军，入党也一块儿信吗？”

“我信，琼花，我信！睡吧！”

琼花：“嘿，犯纪律的货，想的可真是……”

子，“彻底反省！”

鷄叫。

大姐端着飯菜，在薄暗里經過連部走來。她側頭看到，連部還點着燈，窗上印着常青的剪影。

很多娘子軍換了便衣，東跑西跑領籬筐和繩子，一隊男紅軍急急走進村子。

大姐來到臨時禁閉室，推門，看見琼花拿刀，“紅蓮端槍，一退一進正在練武。

“真抓紧时间！”大姐說着放下飯。

“謝謝大姐。”琼花擦着汗；“真餓了！”

外邊傳來哨音和口令聲。

大姐：“嚶，慢着，可把大事忘了！”她忙起來把門關好，故作神秘狀，“可別對人說，琼花！要打你說的那個南霸天了！”

“真的？！”琼花放下筷子。

大姐：“真的！師長批准了，今天晚上就動手！”

紅蓮：“今天晚上就動手？”

“那可不是！”大姐比划着，“這回娘子軍的任務可是軍事秘密！全部化裝混進寨子！”

琼花急問：“那男同志呢？寨子裡的敵人可不准男人出入！”

“就是，咱的首長們，根據你倆偵察的材料才定的計，娘子軍的槍……”

这时，阿贵穿着蓑衣，提着鱼叉匆匆走来。

红莲忙将缝好的衣服交给他。

大姐继续说：“看这不是！”她指阿贵对红莲，“就由阿贵哥领老渔民从水上运进去。咱们连呢，掏南霸天的心，红军哥打外围，这叫里应外合。”

她又对阿贵：“阿贵同志，咱们定的是不是这么个计！”

阿贵：“对吧。”他向外面走去。

琼花站起身严肃地：“打南霸天我得去！”说着往外走。一脚迈出门外，又停住，问：“我能出这门嘛？”

大姐：“也没人看着你，去吧！”

“不。”琼花想了想，坚定地說：“这种禁闭，得自觉。”

“我替你求情去！”红莲站起身往外面走去。

## 第四章

### 一九 取南团

这儿是连部，桌上放着地图。地图旁有：“寸草不留”的“封条”，油已点光的两三盏油灯，自卷烟的烟屁股，椰子、檳榔。——通宵会议的痕迹。

围着桌子或站或坐着三名男红军干部和一名女干部。

红莲正在向常青请求：“……她去……”



常青从地图上抬起头問：“她自己怎么不来？”

“她說不能出禁閉室的門。”紅蓮答，“她說得自覺。”

常青笑了：“好吧，告訴她圍捕等命令。”

“是！”紅蓮高高兴兴敬禮，走出。

常青的注意力又回到地图上：“……南霸天还等我回去共商大計呢！那么这条線可以再利用一下！”

連长：“三个多月，看完風水，修好宗祠，時間倒是正对。”

常青：“现在处处在割据，南霸天根本无法了解我的行踪。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，把南霸天本人抓到手，叫敌人失掉总指挥。”

大家围着地图，思索。

男紅軍干部之一：“我同意。”

“娘子軍呢？”常青問。

連长：“这一来我們更安全些。只是常青書記可要冒点險了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常青繼續着自己的思路說，“总攻時間，夜一点。”他和另一个紅軍干部对怀表，“如果城里得手，就点三堆火，城外就……”

常青的眼睛仍未离开地图，脸上一派严竣又重任在身的苦思神情。一次关键性的战斗，在胸中展开……

## 二〇 第二回合

常青的脸，仍然是前面那种深思熟虑、严肃认真的神情，在夕照下，分外庄严肃穆。

镜头拉开，人们才看清轿夫用藤椅抬着“华侨巨商”洪常青。这随左右的是“通房大丫头”琼花。后跟着“粗使丫头”红莲，再后是“男仆”小彪牵着原来的白马；马身上有马搭子、几个包、装土产的篮子、小皮箱。

他们来到寨子的南門碉堡下。

大管家前来迎接，向常青不住抱拳。常青要落轿，大管家无论如何不肯。“大金牙”和团丁们站在旁边看“贵人”风采，看了头。在“宾主”相让时，由连长率领的一队“送粮队”和“送柴队”挑着箩筐，挑着木柴，走进寨子。

等化装的娘子军走过，“大丫头”琼花递过眼色，伺候“东家”上轿。

南府的正房客厅门前，南匪率管家们出迎。

南匪：“失迎，失迎！”

两人进正房，宾主刚坐定，琼花指点红莲捧出礼物。

常青：“家乡土产。”

大管家指点大丫头收下。

琼花打开一块四方红布，那上面绣着一个“福”字，她指着字，说：“老……”

洪憲。”

南匪：“怎么送这样大的礼！”他对大管家：“替我  
酬礼。”

大管家上前，要給常青行大礼，对这一套非常熟悉的  
琼花止前稍微拦一下，大管家就收礼了。

南匪一轉身，伤痛，洪常青故作不知地問道：“怎  
么，南兄身体欠安？”

南匪：“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！”

常青：“哦，有这样的事情？”

南匪：“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，誓不为人！”他回头  
問老四：“凶手抓到沒有？”

老四：“已經抓了二十多个嫌疑分子！”

琼花聞声大为不安。

南匪：“严刑拷問！”

老四：“是！”

南匪：“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，关于上次所談  
不知仁兄……”

常青：“哦，关于上次南兄所談之事，小弟早已稟报  
了母亲。她令我首先治理这紅水河两岸……”

南匪：“这是海南的中原嘛，应该大力投資。”

常青：“是的，它可以做为我們永久的基地。”

南匪：“仁兄果斷！”轉对太丫头：“备酒給洪先生  
洗尘！”

常青抱拳：“小弟偶感風寒，今夜不能从命。何况南

兄……”他指那人左膀。

大管家：“既然洪先生欠安，又鞍馬勞頓，就早歇吧。”

大管家总是用眼睛狠狠盯着常青，察顏觀色。”这时他又把包含很多意义的阴冷眼光，投給南霸天。

南匪会意，借机告退：“好好，明日詳談。兄弟还有点俗务未完，告退。”

南匪率家人走出。

常青送至房門，回身看琼花等人往屋里搬东西，安排东西。他踱步沉思，点首叫琼花，低声問她：

“周围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好象有人監視。”

常青皺起双眉，踱步。

## 二一 怀疑

这是一間寬大的臥室。南匪靠在太师椅上吸水烟。

大管家背着手正在沉思、踱步。

少頃，大管家：“……我布下了人，我怀疑……”

南匪：“对的，对的。那个了头是他家乡的人嗎？”

“那倒是。……可琼花为什么这样安份守己呢？”

“那个勿須多慮。”南匪說，“高升了通房大了头，正得宠么！”

大管家：“我們对姓洪的底細了解还太浅，他主要经过共产党的地区；为什么能进出自如？”

南匪：“那你以为……”

大管家：“这还不能马上断定，不过就退一步说吧！姓洪的脾气逼人，也决不是个能长久共事、甘居人下的人……”

南匪大笑：“他要是个草包，我理他何来！”

大管家：“总爷……”。

南匪：“拉住这样有钱有势的人，才能成其大事。我这琼花这步棋，下对了。”大丫头正来给南匪换药。

大管家：“总爷，前几天要是听我的劝告，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！”

南匪生气地站了起来：“正是为了这些仇恨，我要马上行动，……要不，共产党就要闯进我家里来了！来人！”

老四进来。

南匪：“赶快到山上去一趟，请黄镇山来共商大计！”转身走到大管家身边：“你呀，太多虑了，这样狐疑怎么能够办大事呢？”

大管家：“总爷，你不要大意失荆州……”

南匪：“他就是诸葛亮，我也叫他速失三城！”

## 二二 昨天

院子里，琼花领着红莲、小庞向后院走去。

琼花空手在中間走，小庞在前面提着马灯，红莲在后面抱一堆盘碗筷，他们刚吃过饭，现在去送空碗筷。

她们走过刑房，路过从前琼花从那儿逃走的后角门时，琼花指给小庞看：

“那才是下人走的角門，別混闖。”

小鹿會意地笑了笑，裝做正正經經地回答：“是了。”

往前走，來到廚房，紅蓮捧碗筷上前，瑛花用眼睛給小鹿指環境。

紅蓮剛走進廚房，一个小丫头忙迎出來：“哎呀姐姐，我們來吧！”小丫头忙接過碗筷。

瑛花聞聲上前。丫头們看看瑛花，怯怯請安。

瑛花不知如何是好，楞楞地看着這一群憔悴的人。

正在此時，緊挨着廚房的下房中傳出哭叫聲。

瑛花一抖，揮手奔下房。

下房里沒有燈。瑛花提過馬燈，非常熟練地走進去。用馬燈一照，只見這房子比刑房只多幾張木板床，比刑房更擁擠不堪。瑛花的眼光在一張空床上停留了一會兒，摸摸這張她過去睡過的床。她嘆口氣，又提起燈照着，這兒沒人。她順便向牆根照一下，見那兒有一個人靠牆蹲着。

這人是大樓。她兩眼呆滯滯地看馬燈的火：“嘻嘻嘻嘻！”抬頭看見三個人影模模糊糊，大怒：“還不行！你們，你們把我爹害死！還不夠！……當窩姐兒？我不去！把我埋了吧！哈哈哈哈哈，埋了！”她大哭，“打！打呀！”她去抓枕頭。

紅蓮急拉瑛花出來。

她們已經向回走，瑛花的眼睛無目的地看着夜空。走過了假山石，好像又聽到遠處的大樓在叫：“……把我爹害死了！……下窩子！……活埋！”瑛花停止了腳步，紅

蓮扯扯她的衣服，她又走。她們向长长的刑房走去——这是到前院必經之路。

刑房內传出一陣鞭子声。一个女孩子絕望的、有气无力的呼救声：“救救……救人哪！好……好人們！打死……”又被鞭子声盖住。

琼花臉上流下冷汗。

紅蓮非常担心地叫了声：“琼花！”

琼花忍住无名火，咬着牙，握一下紅蓮的手：“走！……你注意那边。”她用头向那边一摆。

她們向前走，用目光搜索着。

月亮門后有个家奴在監視。

房角处又一个家奴。她們走到客房附近，琼花发现小管家在后台偷听。与此同时，大管家由家奴提灯引路，从琼花斜对面走来。琼花发现大管家走来，故意探身向小管家方向注視，又轉身陪笑做掩飾状态：

“老管家，天这么晚了还没歇哪。”

“嗯。”大管家用鼻子答，“你們也該歇了。”

“是了。”琼花看大管家走过去，故意轉脸对常青住的房子：“老管家好走。”

常青在房子里側耳細听。

常青会意地站起，向尔虎走去。

常青：“就这样吧！明天你先回广州去，告訴董事会派个人来，先帶三百条粵造枪……”

小庞：“老爷，你老刚才说五百？……”

常青：“不行，我对姓南的还不放心。”

琼花进门，故意靠近后窗口。嘴对窗子，说：“老爷，别说了，南总指挥的人看着我们哪！这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呵！”

几个人相视，听着外边。外边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琼花：“走了。”

常青：“听清了？”

天井里，大管家坐在藤椅上，小管家在一边汇报着。

小管家：“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还加我们的小心呢！”

### 二三 王爷梦

室内明烛高照。南匪正在条案后看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他的老女人，跪在观音像前上晚香，念经。两人口中都念念有词。

南匪几乎是趴在那《全集》上，他忽而辨认字迹，忽而拍案叫绝：“……好！……英才大略！……千古名言！金科玉律！……”

他的老女人的佛经，时常加入他的赞叹里，这使他很为难。

“太太，轻点吧，看，我刚悟出点真义来。”

“真义？”太太不解，举举经本：“我这是真经！”

“唉！真是妇人！”南匪说，但并未失望，他手捧



《全集》：“看！曾国藩当初也是玩团練、玩乡勇的，跟我南某人有何区别！后来統領天下兵馬，难道我不能？！……”他站起身，“对！我一定要联络各路諸侯——姓洪的小儿算一个——扫清共产党！把琼州大門一关，对对……”他俨然是諸侯盟主的样子：“我要独攬海南！”他一揮臂，发出一声象手枪的响声，使南太太一惊。

太太：“什么？！”

手杖倒在地板上。

南匪：“有我在这，怕什么？”

大鐘突然响起——十一点。

惊魂未定的太太又輕輕叫了一声：“快！睡覺！深更半夜的……”

南匪从命，收拾《全集》。

## 二四、劍拔弩張

梆子声。

沉睡在黑暗中的寨子。

南門碉堡上，昏昏欲睡的团丁。

土围豁口，进水口的水面上，冒出阿贵的头，听听动静，从水中拉出油布包。跟着又冒出五六个人的头。

油布包打开了。化了装的娘子軍，从油布包中取步枪。一只手，两只手，三只……

常青的怀表正指着十二点半。

常青微笑着听听外边，对围着他的战友说：“安静，部队也该过河了。”他挥手，“记住，正一点总攻。”昏暗里，大家紧急行动起来，把小箱子打开，取出匕首、匣枪。

琼花、红莲先走出正房。

## 二五 撤下地网

琼花和红莲越过两间房子，来到南匪卧室前。琼花摸着打开第一道门的暗门。走进去，先打开靠门的小蚊帐，里面睡着卫士。她用匕首对准那人咽喉刺去，也不取刀，抽出那人的枪，挥手叫红莲。红莲留在卫士床前，琼花把缴来的枪交给红莲。红莲举一个手指嘱咐她。琼花点头，往内室摸，用同样办法打开内室门，走进去。

现在，她站在南匪的大帐前了。她听到了南霸天平稳的鼾声。

她把手中的枪掂几掂，听到镗摆的答答声。——时间，时间没到呵！她咬紧牙关，忍住。

她倾听着外面。

院内，马棚里走出小鹿。

小鹿来到后角门，打开暗门和大门。于是，“睡”在墙外的“送粮队”一排人，跟着冲进来。

团防局门前。娘子军用刀撬倒门岗，冲进院内，进院

后，速速岔头扑去。

团丁們从被窝里伸出头問：“誰呀？鬧什么？还不睡！”就在这时，娘子軍战士收了他們的枪。

值班室內，一个民团小官刚拿起电话，被一枪打倒。娘子軍連长跟着冲进。

連长搜索一下，没人。但听到一种声音，象在低声說話。她急找，見牆根处，电话听筒吊着，从听筒里传出人的叫声。

連长拿起电话筒，不容分說，罵道：“媽的！你叫什么？……娘子軍奶奶！”

## 二六 里应外合

南府內，常青正对电话：“是我！別罵了，我是常青！怎么？順利占領？好啊！我們这也很順利，你等一下。”他对身旁的小鹿：“在房頂上点三把火……”

被捆在床上的南霸天，对看守他的琼花講：“你們占領这个院子不难，可是我的三个大队还包围着你們！”

“你的三个大队也馬上完蛋！”琼花說。她看南匪在冷笑，“老爷，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！”

常青对电话：“娘子軍立刻集中，馬上打开南門迎接主力进城。”

南門碉堡。

白軍拼命抵抗。

城外，火光中有几处紅軍勇敢地爬上云梯。

男紅軍与白軍在碉堡上拚刺。

娘子軍从后面杀入。

敌人投降。

娘子軍打开大門。

丹竹把軍旗插上碉堡，喜看主力入城。

## 二七 丫头們

南府的深宅大院內，人来人往，一些粗使婆子丫头們，三三五五向前院走，大櫻也被挑水的丫头挽着走来。

丫头們迟疑地向南匪臥室門前围攔去。門前，站着已經換好衣服的琼花，她穿一身干淨的軍装，背砍刀，紧束腰身，腰上插一把快机匣枪。

丫头們爭看軍装，摸摸这儿，看看那儿，一絲不漏，大櫻站在人群前面。

琼花对大櫻：“……天底下的穷人，誰都是眼泪泡着心……”她回头向屋里：“好了沒有？”

“好了！”紅蓮在屋中答。

琼花自豪地：“現在，常青書記批准我做两件事：先領南霸天游街，然后，我要在全寨子的人面前，枪毙他！就用他的枪！”她拍拍插在腰上那支繳来的枪。

紅蓮牵着南霸天走出来。南匪已脫去长袍，穿一身藍緞褂褲，緞鞋白袜。腰中捆着一条特粗的铁鏈子。

## 二八 游街

粗铁链子在腰上晃动着，发出巨响。

镗已被大烟枪敲破。人们愈来愈多。

这是在街头上，红莲牵着南霸天，琼花押着。

在人群前面，紧紧追随琼花的有：老爹、阿菊、丫头，一个背着孩子、又领个孩子的中年妇女。——这都是未来的积极分子。

琼花红着脸，流着汗，兴奋极了。她象打机枪似的对满街的人喊：“同胞们！乡邻亲友们！阿婆姊妹们！你们都来看看吧！这不就是百里方圆的大地主大劣绅喝血鬼，又是什么县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？！你们认识我吧！他就是我从前的东家老爷哩！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，就把我爹绑在刑房里给活活打死了，说是打狗还看主人！……不說些这了！可今几个大家看看，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！”她不由自主喊开了：“……共产党的主张！要大翻身！天地都要翻个身！男女平起平坐！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！”

琼花说一句群众应一声，群众中有人在说：

“怎么不认得你……”

“我看你长大的哩……”

“你阿爹还是我埋的……”

“琼花……琼花……琼花……”

他们向前走，所经之处：

政府人员在贴布告。

一队俘虏。

阿贵低头开仓分粮。

又押过几个劣绅，大管家为首。他看看南匪，长叹一声。

老区农民在搬运粮食、弹药。

有人在街头宣传。

一群群人围上来，暴打南霸天。

小鹿紧身利落，在街道的肉案子上喊着：“喂，老乡先别打，静一点！”可是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。有人递给他一支火枪，他向空中放了一枪，跟着喊道：

“到老南家大门口去！开大会枪毙南霸天！”

南霸天有些畏缩，但，慢慢地眼睛里又流露出希望。

琼花、红莲押着南匪，走过会场。

大会场就设在南府门口，这里拥挤不堪，全城人都来了，人们争看娘子军。

连长对琼花：“先押进去，不然等不到开会就打死了。”

琼花、红莲押着南匪走进南府大门。

## 二九 大魚漏网

外面娘子军的歌声还在响着，琼花和红莲把鼻青脸肿、遍体破烂的南霸天押进正对大门的正房，准备随时把南匪押去枪决。

红莲解下沉重的大铁链子，坐在台阶上擦汗。

琼花在臥室外痛饮开水。两人都累坏了。

臥室内的南匪，看看看守他的娘子军丹竹，装出一副

可怜相：“我想解个手。”

丹竹走近南匪，打量一下，又看看房子里的东西，大半已贴上封条。她便让他进去：“快一点。”

南匪转到衣柜后，突然紧张起来，立刻蹲下身去，揭开一块地板，现出地洞，他跃身而下。

正当此时，连长、琼花、红莲进来：“带人！”连长说着先进屋，“人呢？”

丹竹：“在里面！”

琼花提枪到衣柜前：“出来！”没有动静，她一步窜到后边，发现地洞。她朝洞内把半梭子子弹打完，插上枪，抽刀跳进地洞。

地洞内，前边，连滚带爬的南霸天；后边，紧追的琼花。她身后是：连长、红莲，和另外两名战士。因为地洞只能容一人，大家就拉成一线追击。

半山腰，南匪钻出洞口，他向山上跑。

这座山跟海南大多数山一样，树木茂密，荒草过顶。眼看南匪向树林钻去。

黄镇山和老四正从山顶上走下来。

琼花不顾满路荆棘，拼命追赶，看看赶上了。

大树后突然钻出黄镇山和老四，他们让过南霸天。黄匪举起快慢机对琼花打了半梭子。

只顾追击的琼花，应声倒在茂草中。

山谷响起唳响：哇……哇……哇……

红莲站在负伤的琼花近处，倾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

迴声。

連长領兩名战士站在远处，傾听着迴声，显然难以辨别枪声发出的地点。

連长指揮战士拉开扇面队形向前搜索。

黃匪与老四扒开茂草，终于找到琼花。

黃匪正举枪，被老四拦住。老四抽出刀，还未刺出，一声枪响刀被打落。

“白匪在这儿！”紅蓮不顧一切，射击着奔向匪徒。

黃匪一摆手，两人不敢恋战，迅速钻进深草丛中。

連长和同志们奔向紅蓮处。

紅蓮万分痛心地走近琼花。

## 第五章

### 三〇 刮骨

落日，參天的大榕树。树林里，簡陋的后方医闕。树下一座座草寮，里面或坐或臥着男女伤病員，从这里可望到紅石乡。

一間比較大的草寮里，琼花躺在床上，地上站着已換上軍装的大櫻。常青在床头站着，目不轉睛地看着琼花，琼花伤势沉重。

常青身旁，愁悶悶对坐着老医生与紅蓮。

常青忧心忡忡地看着。传来老医生与紅蓮的對話：



老医生說：“咱这后方医院沒有麻药，不能开刀。只有草药。”

“就用草药治呢？”紅蓮問。

“这样的伤，少說也得一年才能下地。”

紅蓮长叹一声說道：“要能开刀呢？”

老医生：“那說什么，一两个月就能下地。”

常青視棧里的琼花，似乎已听懂了这些话。她強睜开眼睛，用微弱的声音說：“开……刀……”

老医生摇头：“那不行，任何人也挺不住，不敢想呵，姑娘！”

琼花把眼睛大些，固执地：“开！”

老医生：“那会……”

常青凑近，琼花看清他的面孔后，流露出极大的希望，連連张嘴說了几个无声的字。

常青：“开刀，不用麻药开刀！”

老医生：“你是这位同志的家人嗎？”

常青：“我是她的党代表。”

老医生：“那好吧！”他招呼护士。

这时銀幕上連續出現了一个个镜头：

常青的怀表。

滿臉是汗的紅蓮。

神色紧张的大櫻。

許多伤员圍攏来。

窗外是恼人的蝉鳴。

常青的怀表。

老医生擦了手，转身卷着烟，手在打抖，烟末洒下。他向洪常青走去。

常青：“怎么样？”

老医生：“没毛病……；这阿妹真坚强呵！”

常青走到琼花床边：“琼花，你感觉得怎么样？”

琼花紧紧抓住常青的手。许久，她苦笑了笑，用勉强可以听见的声音说：“没什么，这，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心里好受多了！”

### 三一 路遇

早晨，琼花倚在床上，認真地学习文化，偶尔抬头隔窗望去：一队男红军开赴前线。同时传来群众的欢呼声：“迎接革命高潮！”“欢迎红军上前线！”

中午，伤员们午睡正酣。琼花在草寮外拄棍学步。远远的路上，赤卫军开过，打着“红石乡赤卫大队”的大旗。阿贵在队伍里。

傍晚，路上走着一队农民，打着“苏区支援新区工作大队”的大旗，开赴新区。

又一个早晨，琼花出院与老医生等握手告别。

黄昏。琼花走上分界岭。

她刚刚走下山坡，听得从身旁走过的支前队叫了声“琼花”，她急回头寻找。

琼花：“常青書記！”

常青与支前大队同志告别，队伍中的熟人，紛紛与琼花挥手。

“又是連夜检查工作去？”琼花問。

“不，检查工作回来。”常青和地握手。“你的手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这么虛弱！来，給我吧！”他把琼花的小包袱接过来。

他們又来到当初第一次分手的地方——“分界岭”石碑前坐下了。

“又路过这儿。”琼花說。

“是啊！去年冬天，从南霸天家出来……”

“我总以为那是前一輩子的事了。”

“那回是从北往南回苏区，这回是从南往北。苏区扩大了，一切都变样了！”常青感慨地說。

“人也变样了！你知道那时候我对你們又恨又怀疑，可真是……！”她做个无法說明的手势，“革命呵！”

他們又是乘大爹的船。

琼花兴高采烈問阿菊：“家住哪呀，小妹妹？”

“那，紅河村。”阿菊指村子方向，湊近一点，“我要当娘子軍！”

琼花笑了笑：“为什么要当娘子軍？”

阿菊：“报大仇呵！南霸天的人，把我媽害了！”

琼花：“当兵不光是为自己报仇，再說你还小呢！”  
常青在一旁微笑地看着琼花在“启发”阿菊。

他們已登上北岸。

常青和琼花走上大桥。

“我有一件事，不大敢跟你講。”琼花說。

“什么事？講吧。”

“講嗎？那好！”琼花热心地探身說，“你看，快到四月十八了，我这回跑出医院就为这个……”

常青笑了：“你要去赶庙会？”

“对对。我想化妆进县城，趁赶庙会的机会，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！”

“去多少人？”

“我一个人就行！”

“要是拿不回来南霸天的人头呢？”

“他拿我的！”琼花干脆地說，用稚气而勇敢的大眼睛看着常青的脸，渴望着回答。

“是这样……”常青深思。

他們向山頂攀登。

琼花：“我想杀南霸天，是为了娘子軍的光荣，不对嗎？……我个人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，不对嗎？”

旭日东升。他們登上山頂，极目远眺。

山对面，传来惊天动地的呼喊声。常青順声音指給琼花看：

山下，辽阔的山谷盆地中，人山人海，紅旗鋪天蓋地。多少路人，击鼓鳴金，燃鞭放炮，一面丈量土地，一面釘下木牌。——这儿在平分土地。

常青側頭看琼花，她已經看迷了。

“真是組織起來力量大呀！”常青遙指山下：“可是你看每一個人，簡直象個螞蟻。”

“這地方多大呀！”琼花說。

他們下山。

椰林寨，“南府”門前。滿牆醒目的革命標語：“工農無產者組織起來！”“成立蘇維埃！”“共產黨萬歲！”這裡現在已改為師部了。

琼花：“你到了，我還得往前走。”

常青：“不，到我這兒坐一下吧，我跟你談談。”

他們說着走進曾經在“作客”時住過的房子。室內也變了樣，許多家具都搬走了，只是多了許多書報和油印刊物。——這是師部辦公的地方。

桌上鋪着一張中國地圖。

常青指指地圖：“琼花，你找找海南島。”

琼花找了半天，沒找到。

“在這！看，就這個……”常青指給琼花說。

琼花細看海南島的符號，它小的象個小甲蟲。

“這麼小！……”

“你再找找咱們這個縣。”

琼花不解：“那，哪有呵？”

“是呀，剛才咱們看這片山地，你說：‘這地方多大呀！’可到這上面，連個影都沒有。”常青意味深長地說：“你想想，要靠個人勇敢，能解放這麼大一個國家

“嘿？”他张开五指在地图上飞快绕一圈。

琼花看着他，久久思索，虔诚地说：“你真会开导人啊！”

常青笑了笑。

“别笑！我是诚心诚意！……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能懂这么多好多事，看这么多书！”她指满屋书报，“这么大的学问！”

常青笑了：“我有什么大学问，小时候随父亲走船跑南洋，十多岁才上学。”他拿来一个椰子，拿出刀，“本来倒是想念高中，可是……”

琼花凑近，静听。

“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——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。——我父亲也叫敌人装上麻袋扔进珠江。”

一刀，把椰子劈开。

“那妈妈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父亲死后，妈妈就双目失明了。她本来是你同乡，我仗着母亲给我的一口海南话，才逃出广州。”他握着刀，目光朦胧望着远方。

“这就是说，无产者哪一个都是眼泪泡着心。”

“单凭这点，哪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烧掉。但是要点一把大火，把旧社会烧掉，就得紧紧依靠集体，依靠整个阶级！”

琼花豁然开明地说：“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，一辈子！”她也把眼光投向远方，用不大的声音，字字铿锵，

吐出她心底的誓言。

### 三二 翻身

琼花和娘子军们，带领群众在南府大门上，挂起木牌：椰林寨椰林乡苏维埃政府。

梯田上，琼花和农民们推倒地界石。

从山上把地界石推下。

山石结成“瀑布”，飞落入河。

又一块椰林寨农民协会的牌子。

娘子军帮群众重建家园。

女儿们脱去军装，挥汗如雨地在垒砌砌墙，修盖房屋。

被帮助的房东，是一位憨厚而残废的农民，前面见缝的那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，看来是这家的女主人。她们跟着娘子军跑东跑西，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娘子军帮助老乡进行秋收。

打谷场上稻谷飞扬，粮积如山。

夜。

打谷场上飘荡着稻谷香，仿佛白天的人声还能留在耳边，但是山村已经睡了。

万籁俱寂。只有一个小窗上透出桔黄色的灯光，天上印出两个女儿的剪影。

室内。琼花与红莲正襟危坐，慷慨激昂地谈吐着激情在填写入党志愿书。灯光所及之处，映照着她们两支步

枪、两把砍刀。这说明她们是从战争中认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。再近一些，可以看见两个女儿充满幸福与激情的面孔，头发梳得那样整齐，又扎上一根红头绳。

琼花在“申请人志愿”一栏中开始写上：

“我为了整个的阶级……”

### 三三 收获

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夜。

一轮明月，银光满地。从一条静静的溪水望过去，在起伏的峰峦下，椰林丛中，透出篝火光。

歌声中，响起常青的讲话声：“……我们庆丰收，迎新年……”

人们坐成一圈，身前摆着芭蕉叶，叶子上有少许肉菜，大碗米酒。只有两个人坐在一张条凳上，那是红莲和阿贵，他俩戴着红纸花。

常青继续讲着，来到阿贵、红莲身边：

“同时祝贺阿贵哥和红莲的大喜日子。祝这一对革命夫妻，相爱白头到老，革命白头到老！”

大家鼓掌饮酒，鼓乐声起。

乐队在演奏着舞曲——这是一支奇特的乐队，不要说排箫、口箫，就连唢呐也是用竹子自制的。

象两根扁担似的海南独有的叮咚木，用藤条吊在两棵小树上。常青在打叮咚木。

“别看乐队这么穷，但它奏出的乐曲，确是‘人间难得’



几回闻”！

一群小鬼，由丹竹带着跳八音舞，中间夹个大个子——琼花。她以最大的热情跟女孩们跳。

红莲想离开，看看周围不断端酒来祝贺的人，又坐下。等人散了，才看到琼花笑着跑来。

琼花附着红莲的耳朵：“莲姐，大喜呀！我把志愿书交给咱总支书记了。”

红莲端起一碗酒给琼花喝：“大喜呀……”

什么人在背后喊：“新娘子自己贺喜喽！”

人声，笑声，鼓乐。

## 第六章

### 三四 反扑

风在吼叫。

落叶在码头上飞滚。

南匪和一群地方“土绅”，打着“欢迎中央警卫旅莅琼”的小旗，在冷风中等候着。突然一阵汽笛响，几艘大型运输船靠岸。

运输船吐出一队队打着军旗的中央军：步兵、炮兵……。与此同时，天空上一队老式轰炸机飞过。

海口市一間豪華的大廳。

一排傲慢的、疲倦了的中央軍軍官，坐在桌後邊，對面坐的是地方“士紳”，大部分是糟老头子。

桌上擺着海南特產——一杯杯黑色濃咖啡。

長桌橫頭稍遠處，坐着戴少將銜的陳旅長。身後是兩名油頭粉面的武裝副官。

南匪正向陳旅長獻策：“……總之，我軍必須抓住海島作戰之特點，集中兵力，突然強攻。這樣，就是敵人偵察到中央部隊登陸，也來不及了。他們無法把新區所有民眾和財物撤走，因為這是在島上，從這兒到中心地帶，也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。請鈞座決策。”

陳旅長：“兄弟不多講。這次，蔣總司令，從江西剿共前線，把敵軍抽調到海南，決心非常之大，那就是必須根除琼崖共產黨。兄弟很高興，這次中央與地方能精誠合作。剛才這位……”

南匪躬身：“敵姓南。”

陳匪站起，眾人跟着站起身。

陳匪：“南先生說的這個應該重視，步兵三個團，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啟程。”他端起一杯咖啡，“這杯咖啡，留在桌上，等勝利之後，再和諸君暢飲。”

### 三五 撤退

夜，紅水河上空，飛機轟炸，船隻和碼頭日全被炸毀。

小庞騎馬，从后边飞驰而来，沿途看到北岸的人們在撤退，有娘子軍、赤卫队、政府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家屬等等。

轟炸。

离岸不远的小棚子前。常青与連长等正在指揮着。常青說：“馬上把老乡都撤走。”

小庞騎馬飞驰而来，到常青面前下馬。

小庞拿出命令交給常青：“师部的命令！”

常青接过命令打开来。琼花給他举着火把。

常青念：“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，我主力部队，应星夜插入敌后，袭击敌人。娘子軍立即抽調两个排，随主力行动，留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，必須使南霸天不能将一兵一卒派往外县。（后景：人們正乘竹筏渡河）。同志們，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‘围剿’，党号召全体同志，用生命保卫革命的基业！……”

常青对連长：“你带一排、二排随主力插入敌后去狠狠打！三排和連部勤杂人員随我去分界岭阻击敌人。”

連长：“不，我去分界岭，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。”

常青上前，安詳但激动地說：“別爭了，我們沒有時間了。你的担子也不輕呵，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‘围剿’，行动吧！”

連长与常青紧紧地握手告別。

常青乐观地說：“在胜利会师中再見吧！”

連长敬礼：“再見！”急轉身叫队伍奔向山路。

常青在一张命令紙上，找了一块空白的地方写上：“头断血流坚决完成任务”。然后撕下来交给小庞：

“馬上回去把我們的情况报告給师长。”

“是。”小庞接过条子，递给常青一个用旧报纸糊的大信封，然后站着深情地看着自己敬爱的首长。

常青拆开信封，抽出两张入党志愿書，那上边夹个小纸条：“总支同意接受琼花、紅蓮两同志入党”。他匆匆装好，看看小庞：

“你怎么？快去！”

“常青同志，眼看大股敌人就要来了，你？……”

常青替小庞擦把汗，給他扣上領扣：“不要担心我，走吧！天冷了，小心路上別着了凉。好，走吧！”

小庞敬礼，回身上馬奔去。

飞机轟炸。

轟炸下的伤员、妇女和儿童。

城門外，怀了孕的紅蓮与老爹抬着伤员上船，阿貴从后面过来帮助紅蓮把伤员抬到船上。紅蓮回头发现阿貴。

阿貴回身坚定又充滿感情地說：“我要随主力打到敌后去！”他看看妻子，“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，这个时候……我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你去打吧！別惦着我！”紅蓮反过来安慰丈夫，“小家伙已經能跟我做伴了。”她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肚子。

阿貴还想說点什么，但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語，匆忙忙将手上的一件旧单衣交給紅蓮：

“給孩子改个毛衫……”他坚定地走去。

紅蓮又抬起担架。

琼花走来：“蓮姐！你不能这样干，你身子……”

“不要紧哪，好妹妹。”紅蓮仍旧用劝別人那种慣常的口吻，慢声細語地說：“你們都有战斗任务，这点工作就叫我做了吧！我一定把伤员撤到安全地带去。”

又是轟炸。

城內老百姓已全部撤出，當青帶領着最后一批娘子軍走出城来。琼花走入队伍，随队伍走去。最后留下了空寨子。

### 三六 血战分界岭

夜，炮击，山林起火。

琼花把大櫻拉到山石后，指示她隐蔽的地方。

北岸山头上，站着南霸天和匪軍胡营长。

南匪：“耽誤了时机，共軍主力就要轉移了。”

胡营长对烦躁而焦急的南匪說：“放心！我有經驗，对共軍不宜于黑夜作战，只要共軍主力确实在这儿，先用炮攻。”

敵軍追击炮弹出口的火光。

河水被炮火映紅。

天漸亮。

大批的中央警卫旅，乘竹筏开始冲锋。

天亮了。前边的敌军败退下来，后面的竹筏又上去。

只有一挺轻机枪的娘子军，还在英勇抵抗。

丹竹爬上侧面山顶，把几面红旗分别插在几处，插一处，吹一阵冲锋号。

常青自己去掌握轻机枪，检查子弹。

所有的人从自己的两三发子弹中再抽出一发或两发交给机枪用。

大姐送来饭团和水，自己也参加战斗。

满河漂着敌尸。

炮击。

常青抹去怀表上的土：六点。

在椰林的高坡上，胡善长用望远镜观察，通过望远镜他看到出现了几面红旗。他的背后，匪兵正拆小棚子，把木板铺在竹筏上，放上重机枪。

胡善长急躁地说：“这不是共军主力，阵地上光是些娘儿们……”

南匪：“你可不要小看这些臭娘儿们！”

炮击。

常青抹去怀表上的土：八点。

常青：“节省子弹！”

琼花沉着地瞄准敌人射击。

同 时 敌 机 出 动 来 助 战。娘子军阵地一片火海。

娘子軍軍旗在炮火中怒展。

大樓退出子彈壳，再想上子彈，發現子彈已用完。

敵人追擊炮陣地上，追擊態象瘋狗一樣跳着。

在離戰地不遠的椰林中，大批的“敢死隊”穿緊身黑衣，配白袖標，每人一支匣槍，一把鬼頭刀，正整裝待發。老四給他們倒酒。

南匪給黃鎮山敬酒。

黃匪高舉燃着的護身符，吞下，飲酒，喝完把碗摔碎。

匪徒們各扛起一段木頭，走向河邊。

在炮火的掩護下，黃匪領着“敢死隊”向戰地開去。

### 三七 “從現在起，你已經不是個普通的戰士了……”

轟炸在繼續。

常青抹去表上的土；已經十點了。他向石碑處跑的中途看到壞了的機槍。在機槍後，他扶好已負重傷的機槍手，來到“分界嶺”石碑前找到琮花。他剛喊了一聲“琮花”，一陣炮火把他們兩人埋掉。

兩人抖掉身上的土，常青急切地對琮花：

“琮花，趕緊把沒負傷的女同志召集起來，讓男同志都撤下去。”

“是。可這？……”

“這兒的阻擊任務已經完成了，我親家軍的男同志

掩护你们。”

“不。”琼花一听打仗分男女，固执劲又来了：“我掩护你们，你们都撤。”

常青严肃地看着这位勇敢的姑娘：“琼花同志，党总支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同志的入党申请；从现在起，你已经不是个普通的战士，而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！”

琼花，这一个备受欺压凌辱、饱尝人间辛酸的女奴，带着个人的勇敢，也带着奴隶的冤仇走进红军大家庭。她犯过错误，也曾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鲜血和眼泪，但她经住了战争的考验。今天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成为这个世界上光荣的人：共产主义先锋战士。

她是在用整个的生命，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，倾听着党代表的声音：

“如果我俩撤不出阵地，”常青继续说，“你们撤出的党员，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。”

但琼花更加真诚而恳切地要求：“我是党员，就更应该掩护领导同志。这里……”

“这里需要我亲自掌握。去吧，接受入党后的第一个任务吧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你必须把现有的娘子军都组织起来，扭起担子，直到胜利。”

“是，总支书记。”琼花敬礼，转身站下又回头，“如果被敌人割断？……”

“我就领剩下的男同志到敌后去。”常青答。

琼花掏出那四个银毫子，看了又看，捡出一枚，显然



是留做纪念，把那三枚交给常青：

“如果被割断，这就是我第一次的党费。”

琼花轉身走去。

常青看着琼花背伤员走进森林，他提枪冲下去。

娘子军与伤员们，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。

琼花背着负重伤的机枪手，不住回头，倾听着从陣地上传来的勉强可闻的炮声。

陣地上，

一颗子弹又打中常青负伤的肩，他晃一晃，举目望去：

前边一排男赤卫队员，已在用石头打敌人，一队“敢死队”匪徒举着明晃晃的大砍刀冲进陣地。

常青用机枪中剩下的几发子弹，瞄准持双枪露头冲上的黄镇山射击。黄镇山倒下。趁敌人“敢死队”员迟疑时，他举目望陣地，陣地上已没有一个活人了。他怀着战士完成任务的骄傲，摘下皮包，扒沙土去埋。敌方杀声又起。他急抽匣枪，拉齐，摸摸口袋，把小心保存的一发子弹装进去。

周围喊声：“抓活的！还有一个！”

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颞角，突然一颗手榴弹在他脚下爆炸，他倒了下去。

### 三八 情况不明

夕阳如血。

深山里，林間空地。

娘子軍和傷員們散布在各處休息。

嬰兒哭聲。

琼花抱着紅蓮，紅蓮已經分娩了。

人們紛紛問：“男的，女的？”

大姐用阿貴的又大又舊的單衣包着小孩兒，忙着答復：“是個小娘子軍！”

姊妹們歡喜議論：“我們的第一个孩子……”

大櫻急入：“琼花姐！”

琼花看大櫻的神色不對，急忙迎過去。

大櫻氣喘喘地：“陣地上情況不明。”

人們面面相覷。紅蓮掙扎着想坐起來。

琼花：“你躺着別動。大姐！”她把大姐引到一邊。

“我去看看，你叫大家把武器檢查一下，把子彈集中，千萬照顧好紅蓮姐。”

“你放心。”大姐沉着地囑咐琼花：“小心，可別亂跑。”

琼花接近分界嶺陣地，她非常懷疑地聽：前面已無槍炮聲，只有風雨聲。

她跑到陣地上：這兒遍地是敵人的屍體。

她跑到石碑前：空無一人。

繞道一個村庄，燈火通明。琼花自語：“紅河村！”

她向村庄而去。

### 三九 就义

紅河村內，一間大瓦房里，南匪和中央軍胡營長對坐在紅燭前，兩人正爭吵。但因太餓，就吃几口說一句。

胡匪：“共产党的主力在哪儿？我要你立刻給我去找！”

南匪：“營長大入，打一股小小的娘子軍，还把一个連的兄弟扔到河里了，主力？！要不是我鎮山兄弟，唉！”

胡匪：“我要你馬上擺脫开这帮臭婆娘！”

南匪：“我必須先消灭这一带的共产党！娘子軍虽小，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。連女人都朝我开枪，将来鷄猫狗都要反对官府了！”

胡匪：“叫我們来給你看家护院嗎？！”

传令兵走到胡匪面前：“报告！”递上命令，胡匪拆信看。

胡匪：“我們旅叫共軍拆的七零八散。明早拂晓向旅部靠攏，撤出这鬼地方。”

传令兵：“是！”

胡匪和传令兵走出去。

南匪：“要撤退了！”

老四走进：“总爷，他又醒了。”

“給我带进来！”

重伤后又受过重刑的常青被带进来。南匪指指桌子，老四推常青坐好。

桌上，紅烛旁已摆好一大张“自首書”。

双方都不講話。常青昂首冷視南匪。

南匪围桌子轉几圈，慢慢地、狠狠地說：“从第一次相会，我就非常器重你！现在，我依然非常器重你！洪先生……”

常青看着那紅烛。又传来南匪的話：“……如果你能率娘子軍投降，仍不失荣华富貴！我再忍耐几分鐘！”

常青看着那紅烛——燃尽了。他微微閉一閉双目，抬头，好象要最后看看这环境。墙上还遺留下好些标語：“选好人进苏維埃！”“男女平等！”“禁止游神吸鴉片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看得出这是村苏維埃用过的房子。突然，他在正面墙上发现一面紅紙剪成的党旗。那小小的党旗开始在烛光里还模模糊糊的，后来，顏色变得又鮮又紅。

他的眼睛光芒四射，看着遙远遙远的前方。手慢慢去摸桌上的毛笔。

笔在砚里慢慢探着。

他的脸上饱含着自豪、幸福、快乐……

他的手高高提起笔，先把“自首書”三字抹掉。笔走龙蛇，浓墨大字写道：

砍头不要紧，  
为了主义真，  
杀死洪常青，

还有后来人！

投笔！

他站起身自己向外走去。

南匪过来，拿起桌上的纸看，看完把纸撕得粉碎，愤怒地吼叫着：“好啊！为了你的主义真，我要你的命。给我拖出去，给我拖——出——去！”

一排“敢死队”匪徒，打着火把围着常青，带着他向一棵橄榄树走去。

橄榄树的枝叶全被砍去，团丁们把一个棉花包的草捆子绑在树干上，浇上煤油。

敌人押着常青站在草捆前，他含笑向后靠近。

村内，戒备森严：第一层是团丁，第二层是中央军，第三层是“敢死队”，第四层是刽子手，层层包围着刑场。

刑场周围，是一群被赶来的老乡。站在前面的，有我们较熟悉的老爹、阿菊。人们无言地噙泣着。

琼花从山坡上走下来。

刑场上，常青环视这大好河山和周围衣不遮体的善良农民，以及凶恶又驕横的刽子手们，他突然暴怒高呼：

“打倒封建地主！”

“打倒国民党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领头执刑的老四，令“敢死队”慌忙点火。

一道猝然而起的火光，照亮了琼花的脸，照亮了山川河流、峻岭奇峰。

琼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，踉踉跄跄奔下去。一棵树挡住她。她抱住树，痛哭失声。

乌云，象浓烟一样的乌云翻滚。

长风怒吼，椰树摇晃。

挣扎着往回走过的琼花，踏着踉踉跄跄不稳的脚步。

她突然发现了什么，停了下来。就在她的脚前，那是半埋在土中的常青的旧皮包。

她从土中取出皮包，久久地抚摸着它。

从皮包中抽出那件旧报纸糊的大信封；打开，里面有两张入党申请志愿书。

党总支委员会的图章，赫然于整个银幕。

党总支的图章渐渐隐去，银幕上留下一双火辣辣、无畏的大眼睛。那双眼睛虎视前方，光芒四射。

她把志愿书摆在山石上，扶正，从包皮里取出的表也摆在旁边，表的旁边是三枚银毫子，又加上一枚。这几件东西，是她心中的“监督人”。

现在，她虔诚地举起左手——一个人举行入党宣誓。

她自己心中的唱词：“起来！饥寒交迫的奴隶……”

举起的拳头，还是当初在分界岭接银毫子的那只手，大骨节，伤痕累累，但现在是为人民的事业而负的伤。

这只拳头的背景：山川、林木，都显得那么渺小呵！

“起来！全世界的罪人……”

山河用女儿們剛毅的聲音跟她合唱：

“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，做一次最後的鬥爭！”  
參天的英雄樹。

## 第·七·章

### 四〇 站隊

瓊花回到傷員們集中的地方——林中空地。她看到戰友們以後，站住，使自己完全鎮定下來，然後大步向人群走去。

人們預感到不幸，用疑問的眼光追隨着她，漸漸圍攏來。她看了看紅蓮，又回首看看孩子，她轉過身去面對大家站好。這時她聽到在她身後半躺着的紅蓮，用產後虛弱的聲調問：

“陣地上……同志們？”

“陣地上的同志們，”瓊花勇敢地宣布，“都英勇犧牲了。”

大樓、丹竹痛哭。跟着，幾個小女孩也哭起來。

大姐在流淚。

紅蓮勉強坐起，暗擦一把淚：“常青書記呢？”

瓊花仍然用堅定的聲調宣布“常青同志光榮就義。”

一瞬間，人們都楞住了。

空氣就要燃燒！怒火在每個人心中燃燒。瓊花堅定不

移地站在那儿。

突然，人们象爆炸似地喊起来：“为常青同志报仇”  
“报仇——报仇！”

所有娘子军（包括那些病员），纷纷举枪向森林路口冲去。

“同志们！……”红莲的声音被怒吼声遮住。

“我们，我们这是队伍呵！”这是大姐的声音。当初她用同样一句话，和琼花见面。现在，她脸上泪痕未干，却横枪站在路口企图阻挡暴怒的姐妹们。

“大樱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琼花走到大樱面前，厉声问。

“找南霸天去！我要他的狗命！”大樱愤怒地喊着，“要不，我把脑袋送给他！”

琼花前跨一步，跟大樱脸对脸：“我们，要报的是整个阶级的血海深仇！你一个人能把地主阶级砍倒吗？”

少数人初步安定下来，但领头的几个人仍然被仇恨燃烧着：

“怎么报？怎么报？！”

“我们离了师部，党代表、班排干部都受伤了，牺牲了！……”

“还有大家！”琼花手按皮包，“党组织还在！”

——大部分人安定下来，可是仍然你看我我看你。——未来的路又怎么走呢？

琼花：“同志们，擦干眼泪！敌人点一把火，只能烧死



我們一个共產黨員，他吓不倒我們！我們大家動手點一把火把白軍、把整個舊社會統統燒光！姐妹們，同志們，我們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！”

“丹竹！”紅蓮用盡氣力叫一聲，哆哆嗦嗦舉起手。丹竹順她的手指看去：一棵老榕樹旁，豎着那面彈痕累累的娘子軍軍旗。

丹竹意識到了自己掌旗兵的天職，急忙跑去拿起軍旗。她立正站好。

大姐首先向軍旗走去。

“站——隊！”琼花向所有人下達口令。

大姐第一個在軍旗下立正站好，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娘子軍列好隊伍，大樓最前一個擠進隊尾與紅蓮坐的草鋪之間。這樣，使紅蓮也列進隊伍。紅蓮在鋪上挺胸坐起。

琼花從頭到尾，觀察她的戰友們。這支披瀟戰爭風塵的女兒隊伍，一半是傷員，衣服破破爛爛，但她們畢竟又站在無產者的紅旗下，組成了戰鬥的集體。

琼花挎上當年的舊皮包。她像是重復烈士的遺囑；像是表達決心，象自語又象是宣布：

“我們要尋找一切機會打擊敵人，拖住南翻天，配合主力在敵後作戰，堅持到主力反攻！”

#### 四一 在敵後

夜。下弦月。

遠方響着劇烈的槍炮聲。

小庞挥汗急奔，走进一个山村。

他走过村口哨兵的身旁，那是两位黎族男女青年赤卫队员。

村内。迎面押下一大队俘虏。押俘虏的是阿贵。

在微弱的月光中，我们勉强认出，俘虏大队里的第一个人，就是曾经耀武扬威一时的胡嵩长。他身后是一色的中央警卫旅的“精兵”。

稍远处，也响起一片人声、脚步声，那是另一种人流：一队又一队打着火把的我方支前队伍，象无数火龙一样，向前方，向枪炮剧烈的方向流去，流去。

小庞和阿贵打个招呼，阿贵笑嘻嘻指指俘虏：“一部分……”

小庞来到一间普通农家小房门前。机警的警卫员按枪迎过来：“回来了，小庞！”

“师长在？”小庞匆匆问，走进房子。

汪师长伏在一张小地桌上，仿佛睡去，但当轻手轻脚的小庞走进来还没站稳，他就问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整个椰林寨都乱了，南霸天要逃往海口。”

“老奸贼！”师长抬起头，把小桌上的油印地图展平，“现在，你马上到这一带，”他指给小庞看，“把娘子军找到。告诉她们：匪军已经全线溃退。我们要在今天晚上，转回身打椰林寨。要她们想尽一切办法拖住南霸天，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！”他边说边走到靠着的地方，用冷水洗一把脸，用军衣草草擦了一把。

小庞：“是！”

“再捎句話：特委和師部表揚她們。分界嶺阻擊，掩護了主力進軍，很好，任務完成的很好！常青同志他們的犧牲，換來了今天的勝利。”鄭長看了看小龐，同時也是抑制住自己的感情，沒有再說下去：“就這樣了，她們的力量不夠，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腿。堅持到——明天下午六點鐘。”

## 四二 “後來人”

在常青同志就義的大樹前，肅立着琼花、小龐、背着小娘子軍的紅蓮、大姐，以及所有娘子軍戰士們。

人們怀着新仇舊恨向自己敬愛的領導者常青烈士就義的地方，宣誓告別：

全隊怒吼：“我們宣誓！”

琼花：“雖然我們只有二十幾條槍，五十幾發子彈，也要拖住南霸天的腿！在他的逃路上，節節阻擊，拖住他三百民團！就是頭斷血流，堅決完成任務！”

全隊宣誓：“堅決完成阻擊任務！”

琼花用常青同樣的動作，從左上衣口袋中掏出那塊老式懷表，看了看，抬頭對娘子軍：

“繞過椰林寨，在寨北八里崗打第一仗！”

娘子軍在大風落葉中逆風前進。

森林中的群猴驚逃。

娘子軍在瀑布下疾進。

琼花：“前边就是椰林寨，繞过去，跑步！”

娘子軍跑步前進。

突然一声叫：“娘子軍！”

琼花猛止步。全队止步。

阿菊臥在地上，伸出流血的手，伸向娘子軍：

“姐姐們！快救……快救椰林寨！”

娘子軍圍着阿菊，大樓抱着她。阿菊給娘子軍帶來一个意外的不幸消息：

“南霸天，把左近几十里的……叔伯們……男人都抓去了，……阿爹也叫人擱去了，……快去救呵！”

琼花奔出画面，紅蓮急忙跟去。

还是偵察时与南霸天狹路相逢的那个山坎。一切情景仿佛重演了：琼花手攀果樹向前方望去。火光在她脸上跳动。前方——

椰林寨大火。約有一二百人的一支民团队伍，急急开进我們所熟悉的椰林寨南門。

民团武器精良，刀枪锃亮。

一排张着嘴的机枪枪口。

民团队伍經過小广场。

南府門前小广场上，有几百被擱的农民，被民团团丁們马上拔刀出鞘的包围着。

广场四周和镇内到处散布着哭嚎的女人、孩子，  
民团还在到处烧房、抓人。  
大火。

火光回到琼花脸上。

红莲走来，象那次侦察时一样，攥住琼花的手。她看到：琼花那双对敌人刻骨仇恨的目光中，闪耀着重任在身又深谋远虑的光辉。她深深感觉到：这山坡，草木如故，可是她的生死战友琼花，已非当初的人了。

现在，她们紧紧握着手，两个刚入党的共产党员，共同承担着眼前的艰难困苦。

窗外的哭声、骚乱，一步步向她们包围而来！

阿菊哭诉的声音：“再晚一步，都要死在南霸天刀头下了，快去啊……”

骚乱纷纷：“敌人有三百……”“又没内应，寨内只有女人、孩子……”“我们只有这五六十发子弹！”“连打阻击都不成了……”

大姐来到琼花、红莲身旁。

琼花看看大姐：

“到齐了，我们党的小组会开始……”

#### 四三 “依靠整个阶级”

风雨黄昏中的椰林寨。

老四，穿着整齐的黑色军装，披着风雨衣，急急穿过

搬运东西的奴仆群。奴仆們也披着蓑衣，向一队小馬身上上馱子。他走进院子，院子里更乱。南府所有的奴仆，都是远行装束，或打伞或披蓑衣，站在院子里等命令。他向客厅走去。

客厅內。南匪微醉。笑着做一种消遣：用手杖捅紗窗，覺得一捅就破很无聊。回头，看見墙下一架笨重的人立式大座鐘，給它一手杖，鐘还走，又一記，还走。他笑笑，从手杖中抽出一把利剑，刚想来个“棒刺”……

老四入：“总爷，人都抓齐了，見見头吧。”

南匪悠閑地点头走出。

大門外，穿着半长不短的黄色桐油布雨衣的“敢死队”員，持大刀包围着一群农民。

南匪来到門楼下，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揚头对农民：“你們这些‘万岁’的农民們，恭喜了！省得我前脚离开，后脚你們就刨我祖坟，我成全你們。不过誰要喊一声‘打倒共产党’，我就饒命！呵？”

被綁的农民們誰都不开口，都怒視着南匪。

在鎮內一个死巷子里，避开团丁的視线，一群妇女包围一个披蓑衣、戴斗笠、不露面孔的人。

几个女人顫抖着声音向那人求救：

“救救孩子阿爹！救人呵！……阿毛，叩头！”

我們認識的那位两个孩子的媽媽，按着孩子叩头，自己也向那人跪下。穿蓑衣的人急忙单腿跪下，扶起……

人們。

“我救你們？！說的不对啊。阿嫂！”这是琼花的声音，“我有什么能耐，你們亲眼看我长大，当奴才，挨鞭子，咱的党告诉我，只有大家，……”琼花猛抬头，从囊衣里伸出枪口：“这样！”

“男人們都叫抓……”

“男人們被抓还有女人啊！……”

被琼花点拨醒了的妇女們，紛紛向南府門前跑去，一面跑一面叫：“老爷……饒命！”但她們另一只手却紧握刀、剪、石头。

琼花画外音：“人世上沒有神鬼、皇上和老爷，只有自己救自己！”

被捕的农民仍然沉默着。

紅蓮背着小娘子軍，穿着农妇便裝，混到被捕农民队伍后面。她挨个低声告诉：

“等妇女們……娘子軍抓南霸天……准备好！”

人們用捆着的手，从背后与紅蓮握手。

南府后角門突然被踢开。大姐、小虎領娘子軍冲进。

大樓向南府“下人”招手。振臂喊，寒鏢冰了头与“下人”們也暴动起来。他們和娘子軍汇齐，領娘子軍冲到大門口。

大門前，婦女們一寸寸逼近南匪坐的地方。

南匪對這些哀嘆的女人不屑一顧：“去，去！”轉對男人們：“怎麼，一個喊的也沒有？！”

紅蓮捅了大爹。

大爹跨前一步：“打倒土豪劣紳！”

農民們：“打倒土豪劣紳！”

“共產黨萬歲！”大爹拚盡氣力喊。

農民們：“共產黨萬歲！”

南匪舉起拳頭：“吊死他！”他指大爹。

老四領“敢死隊”向農民們沖去。

就在這一瞬間，一切都變了：

大姐、小龐和娘子軍以及大櫻領的南府“下人”們，從門后打出。

婦女們沖倒少數民團，從前面包圍了南匪。

南匪剛掏槍，被琼花一槍打掉。

娘子軍用槍口包圍了南匪。

紅蓮與被捕的男農民仍抵抗着沖來的“敢死隊”。

一二百個團丁增援而來。

各處碉堡上的團丁從后門走出，面向小廣場架好機槍。

琼花鳴槍：“住手！”

老四回頭望着琼花。

民團團丁們望着琼花。

琼花高舉槍：“從現在起，誰敢開一槍，我先打死你！”



們总指揮！”对娘子軍：“把他押进去！”

娘子軍把南匪押進南府大門。

#### 四四 第三回合——結局

南府大客厅內，一切擺設又恢复了常青两次作客的原样。

小庞、大姐一边一个，当中是南霸天，大模大样坐在圓桌后。

琼花持枪走进。

南匪奸猾地无声冷笑：“好啊，琼花……”

“南霸天！”琼花針鋒相对，“缴枪投降！”

“賤丫頭！”南霸天突然厉声大罵，“臭奴才！”

“俘虏站起来！”琼花也声色俱厉。

小庞和大姐把南匪架起。

南匪歇斯底里地大叫：“这里我是主子！……我还有三百条枪，九挺机枪！你有什么？一二十个臭丫頭！不过趁我不备……”

“我有”，琼花坚定地跨进一步，“整个的阶级！我命令你馬上投降！”

南匪开始耍无賴：“我杀身成仁！我殉国！”

“要枪还是要刀？給他！”琼花說着，側目看看大鐘。

被撞坏了玻璃門的大鐘还在走着，五点。

外边，被捕的男农民已经互相解开绑绳。团丁包围着农民们。女人、老人持农具包围着团丁们。从各处碉堡来增援的团丁包围着女人、老人。

山路上，挺进敌后的娘子军连在连长率领下向椰林寨疾进。她们已来到琼花第一次逃跑与常青相遇的地方。遥望着椰林寨北門。

师长率男红军及阿贵的赤卫大队在进军。

南府客厅内。

南匪已泄了那种狂妄劲，哑着嗓子向琼花：“我想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”

琼花把目光从大镜那边转过来：“这不是你我两个人的事，有话说吧！”

南匪斟酌着词句：“你，让我一条路，咱们都不用拚命。我南某人也永不还乡，退出军界。我和你吴家两代冤仇，就一笔勾销了吧！”

琼花微微一笑，义正词严：“谈什么你和我，说什么你南家我吴家！我琼花和你南霸天的冤仇，是阶级的血海深仇！它只有用血洗！”

南匪深深点头——他明白了。他慢慢站起身。

“缴枪投降！”琼花端起枪，对准南匪胸口。

南匪咬紧牙关，走向窗口：“老四！”他对窗外喊，一伸手，扯开胸前的衣服。“往这……”

琼花开枪。

南匪慢慢跪下，但手仍扯着衣服：“往这……打！”

琼花连开两枪。

南匪倒地，仍喃喃说：“奴……才……”死去。

突然，琼花听到四周军号响，至少有十几只军号同时吹起了红军的冲锋号音。

全寨大火。

火光中男红军与娘子军连同琼花、红莲率领的同志们会师。

阿贵看着战光照耀下小娘子军红扑扑的小脸儿。

## 尾声

战场上的硝烟未散，地下敌尸累累。就在火光中、枪声中，未打扫的战场上，另一支娘子军诞生了。

一百多便装妇女的队伍排列整齐。这里有我们認識的中年妇女、小女儿阿菊、挑水的丫头……

她们有的夺得了武器，有的仍持棍棒、农具。

这支队伍前，站着琼花与红莲。

汪师长在一张刚刚搬来的旧地桌上，铺开一面红旗，用毛笔画上个镰刀斧头，疾书：“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娘子军二连”。

红莲跑步至师长面前。在她的老战友们（二连的同志们）的掌声中，她接过军旗。

象当年一连接旗后一样，红莲把军旗交给掌旗兵阿

菊，然后对全连宣布：

“现在，请我们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。”

琼花庄严地来到连队前面：

“从今天起，你们一百二十个人，已经是光荣的红军战士了。我们要继承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，为了劳苦大众，打它一輩子，我们这輩子不够，孩子们接上。我们的子子孙孙不会忘记他们的父母怎样用鲜血染红了海南岛！”

一面弹痕累累的红旗和另一面二连军旗，并排前进。

两连娘子军并肩前进。二连军旗下是琼花与背小娘子军的红旗。

娘子军连的连歌响彻云霄。

军旗下，琼花高高抬起那不屈的头，向远方，共产主义者战斗的道路望着，望着那艰辛的、胜利的征途。

一九五八年夏，初稿于琼崖

一九五九年夏，定稿于上海

一九六〇年元月，修改于北京